

母亲故世已经一个月，韶韶半夜惊醒，仍然会脱口问：“妈，你又咳嗽了？”朦胧中起床替她斟杯开水，握着杯子，才蓦然醒觉，母亲已经逝去。

可是她总是听见母亲捂着嘴闷咳怕吵醒她。

只得叹口气再睡，当然很难再入睡。夏天，天又亮得早，真苦，只得拖着疲累的身子去上班。

韶韶在政府新闻部办公，开头时人称区小姐，渐渐做得出色，升了上去，地位高了，下面就开始叫大姐，这一叫，就被叫老了，可是人家还当是尊称，不接受也不行。

这些年来，手下众女生统统放过一个月以上的长假，除去区韶韶，超过三十天的大假，不是结婚，就是生子，两者都轮不到韶韶。

外国人做上司，一日赞曰，“区，每个女生像你就好了。”你听听看，这是褒还是贬？当年韶韶自大学毕业，一踏进社会，就考新闻部的助理新闻主任一职。

主考官一排坐开，问道：“区小姐，告诉我们，你为何考虑到新闻部任职？”她记得她编排了一个别致而认真的理由，大致上是说要把年轻的理想贡献给社会之类。

而事实上她必须找一份收入稳定兼有升级前途的工作，是要想负担母亲的生活。

韶韶十分幸运，她进新闻部那年，男女刚刚同工同酬，到了一定职级，且可领取房屋津贴。

韶韶与母亲很合得来。

大学里同学均明白她是著名的妈妈的女儿。

动辄一句“啊，这不行我要早些回去陪妈妈”，便推掉许多约会。

韶韶是少数觉得她有一个无懈可击的母亲的女儿。

她认为母亲漂亮、优雅，有幽默感，修养十分的好，中英文都比女儿上乘——啧啧，韶韶，你一嘴广东英文。还有，拜托拜托，唐太宗不姓唐。

后来即使退休在家，一清早起来，也一定化个淡妆，换上便服，不比韶韶，一条牛仔裤跑天下，要见总督了才抹些胭脂。

这些年来，没有成家，也是为着母亲。

这样说很冤枉，其实母亲最盼她早婚，“你是独生儿，妈一归西你就一个亲人也无，赶快结婚生一大堆子女才是正经事。”韶韶很怀疑，“这样仓促，会离婚的吧？”可是母亲马上回答：“你以为小心经营就不会分手？婚姻讲的是缘分，其他概不计分。”可是韶韶自有早婚的同学与同事。

一成家已无暇兼顾父母，再生下一两个孩子，只见她们成日忙得蓬头垢面地鬼叫，被家务助理牵着鼻子走，开会开到一半都得窜出去问孩子热度退了与否，内疚得心如刀割，两头不到岸，既无法专心工作，又不能亲手照顾孩子，异常痛苦。

韶韶也很会讽刺她们，“你们不必怕‘九七’，‘九七’来了才没现今这么兵荒马乱。”她那独身身份不是不受人艳羡的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眼母亲故世了。

母亲生前不易侍候，她没有亲友，不嗜打牌，不好逛街，剩余时间极多，但是韶韶从来不以服侍母亲为苦，她喜欢陪母亲旅行。

可是母亲也很疙瘩，日本她不去，她恨恶东洋人，虽然家中不得不用日本电器；又嫌东非落后，不愿意去，年年只得逛美加东西两岸，跑了个滚瓜烂熟。

韶韶愿意再去一百次，可惜自去年开始，母亲身体已经显著变坏。

韶韶男友邓志能是政府医生，负责替伯母检查，伯母填写姓名时写姚香如。

他唤她姚女士。

姚女士爱抽烟，一天大半包，戒不掉。

这位世侄也奇怪，从不叫她戒。

到了今日，志能仍说：“也要看人的，像伯母，生活寂寥，抽烟解解闷，许是唯一乐趣，那么些年了，不必戒。”十分开通。

新闻部的工作在八十年代“颯”一声忙起来，从前事大可以板着面孔敷衍几句。现在？政府失去威信之后，连一个见习记者都可以指着总新闻主任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投诉你。”韶韶一日同上司说：“我也想投诉英女皇。”上司问：“她有什么不当？”“她没送圣诞卡给我。”母亲去世之后，韶韶才知道，一直是母亲陪她，不是她陪母亲。

韶韶用手撑着腮。

真可怕，全被母亲讲中了，世上一个亲人也无，地老天荒宇宙洪荒的感觉悠然而生。

电话响了，韶韶拎过话筒，脱口而出：“新闻部。”对方比她更幽默，“啊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”“是志能吗？”“正是。”“你怎么知道我睡不着？”倒是有一丝高兴。

“我当然不知，我今夜刚回来，满以为会吵醒你。”“什么事？”没好气。

“聊聊天。”韶韶看看闹钟，清晨六时半，“有什么话好说呢？”“要不要结婚？”“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。”志能没好气，“人家贵为一署之长，才有资格说这种话，你是老几？东施效颦，笑大我的嘴。”“呵。”韶韶唯唯诺诺，“大嘴，大嘴。”“快起床淋浴，我来接你出去吃早餐。”“今天是礼拜天，难得又不落冰雹刮台风，看样子不用上班，您老饶了我，行行好，给我补一觉。”志能似没听到，“我五分钟后再到。”“你在哪里？”“你楼下，我正用寰宇通讲话。”韶韶只得起来。

刚打呵欠，忽然听得一声咳嗽。

她转头，“妈？”一径走到母亲卧室去，“妈，妈。”眼泪簌簌落下来。

幸亏此时邓志能已经上来按铃。

韶韶脚步踉跄地打开大门，“大嘴，我想过，结婚就结婚吧。”邓志能握着她的手，“呵，也不用感怀身世呀。”“我要一只巨型钻戒，我要白缎婚纱，我要到坦几亚旅行。”“没问题，听说你颇有私蓄。”邓志能其貌不扬，但是正如母亲生前所说：“韶韶，他能叫你笑，这是最难得的。”邓志能在女友公寓兜了一个圈子，“韶韶，伯母的东西，你该整理一下。”韶韶又落泪，“不想动。”“卖掉房子，赚一笔，嫁过来，有钱防身，我就不敢欺侮你。”韶韶不语。

“我帮你收拾吧。”“我们先去文华吃早餐。”“小姐，”邓志能叫起来，“既然打算结婚，就得省吃省用，还一天到晚泡大酒店的咖啡厅？我带你到上海

街去吃豆浆粢饭才是正经事。”韶韶差些没笑出眼泪来。

路上，邓志能说：“你别多心，我想问一句，伯母有无钱留给你？”韶韶说：“你大概想打听我有多少嫁妆吧，对不起，家母当年自上海带来的私蓄，早已用得七七八八，不然的话，我还在欧洲游学呢，何用打一份牛工。”

“你外公呢？”“外公十多年前已在旧金山逝世，遗产由舅舅一家人继承，我与表兄弟姐妹并无联络。”“那么，你父亲那边的人。”“我从来没有见过此君，他一早离开我们母女，我也不觉有任何损失。”“你不想去找他？”“他为什么不来找我？”邓志能拍一拍手，“这口气叫我想起一个人。”韶韶没好气，“谁，秋瑾？”邓志能，“不，一个不知好歹的人，区韶韶，你想想，你此刻在世上已六亲无靠。”“又怎么样？”“你不觉得心寒？”“见死不救的亲戚才叫人心寒呢。”“区韶韶，你心肠同你口角一样刚强吗？”韶韶冷笑一声，“有过之无不及，莫道我不警告你。”“去，去把你父亲找出来。”韶韶改变话题，“大嘴，你不是要帮我收拾遗物吗？”邓志能是个聪明人，他自然知道何时该噤声。

饱餐一顿之后，回到公寓，韶韶叹息一声，卷起袖子，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，拉开母亲生前用的壁柜。

她与邓志能都呆住了。

壁柜里井井有条几只旧皮箱，且贴着标签，旧衣物，送慈善机关。

姚女士病了一段时期，原来早已把东西收拾好。

韶韶红着眼睛微笑，“家母一向比其他母亲可爱。”邓志能点点头。

“这里有只皮鞋盒子，没标明给什么人。”韶韶却轻轻捧起另一只小盒子。

邓志能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“这是一盒瑞士巧克力。”她打开来，里边的糖已经吃光，可是每一张印着风景花卉的包装纸却整整齐齐地收在盒内，骤眼看，仿佛是盒完整的糖果。

“这是我用第一次替人补习所得的薪酬买来送给她的。”邓志能动容。

“十多年了，没想到妈妈一直留着盒子。”“看看鞋盒里是什么。”盒内有一双小小童鞋，“这是我第一双鞋子。”“为什么鞋身上都是铅笔痕？”“那是我第一幅作品。”“呵，不得了，笔触似克定斯基，为什么不朝这方面发展，可别抹煞了天才。”韶韶白他一眼。

还有小小几只锦囊，里边有若干项链戒指等饰物。

“看到没有，就这么多了。”“堪称家产微薄，罢，谁叫我爱你呢，不计较了。”韶韶拾起盒子底一只信封，有点紧张，会不会是母亲的遗言呢？她轻轻拆开，那是两张照片。

甫士卡大小，原是黑白，可是经过人工上色，十分精致，简直像艺术品。

韶韶从来没见过这两张照片，连忙递给邓志能。

“这是家母。”邓志能不由得喊出来，“好一个漂亮女子！”真的，短髻发一圈圈贴在额前，耳环是两朵花，穿件旗袍，身边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。

“这是谁？”小邓问。

韶韶黯然说：“可能是家父。”“快看另外一张。”“这里。”另外一张是四人合照，除出姚女士与那位男士以外，还有一对年轻男女，四人齐齐看着镜头，露出雪白牙齿。

“是同一家照相馆，叫上海万象。”“看，”韶韶说，“看她年轻时多美。”“你可不大像伯母。”韶韶不去理他，“照片是同一天拍的，看，印着年份，

一九五零年。”“那时上海解放没有？”“好像就快了。”韶韶感慨的却是另外一回事，“看，大嘴，人一下子就老了。”“你什么时候赐我一个如此不堪的绰号？”“去，我们马上去买两只银架子把照片镶起来。”小邓却说：“其余那两位长辈是什么人？”“他们的同学、朋友、亲戚。”“他们姓甚名谁？”“只有家母知道。”“她生前从没提起？”“如果我是她，我也不想恋恋过往。”“开放以后，她也从来没返回过上海？”“她说她已无亲人在内地。”“区韶韶，你真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。”韶韶“嗤”一声笑出来，“有这样的事？我自觉相识满天下，要出去的话，一连三十天约会都不会重复。”“紧要关头呢？”“你呀，你驮我上西天。”真乐观。

韶韶随即把皮箱打开检查，果然都是旧衣物，大部分还都是韶韶赚钱之后替她置下的。

只除出一件旧丝绒外套。

丝绒这种东西，一旧就一搭搭，像脱毛似的，见不得人，那件紫红外套还钉着水钻钮扣，新时想必光彩照人，韶韶轻轻取出。

小邓问：“何用？”韶韶答：“无用。”她用软纸包好，另外放进抽屉。

姚女士还有剩下几本书，《红楼梦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此外还有《呼啸山庄》，阿嘉泰姬斯蒂侦探小说，以及几本时事来志。

一切都很正常，但邓志能却认为老太太的遗物如此简单，一定是经过小心整理，心思慎密的他觉得事有蹊跷。

小邓觉得姚女士像故意要隐瞒什么似的。

他沉思起来。

认识韶韶不到一个月，他就替这位伯母诊治。

姚女士十分喜欢他，他也尊重她。

一年后，熟了，伯母同他开玩笑：“韶韶结识你，是为着体弱的母亲。”

小邓回答得当然很好：“荣幸之至。”句法其实不大合理，不过伯母耳朵重听。

姚女士口角风趣，也算得健谈，但小邓从来不曾自她嘴里听到什么。

话题总是围绕着韶韶幼时趣事以及五十年代初的香港。

小邓对这两个题材总也不厌，他爱听到极点。

像“第一次带韶韶到浅水湾海浴，她才七岁，没有泳衣，不肯下水，我为了使她惊喜，自旅行包里取出一件泡泡纱浴衣，她一见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那是我同事女儿穿剩的，不过韶韶不知道。”从这些小故事中，小邓也可得知一个单亲家庭的辛酸，母女生活并不算富裕。

小邓为此对韶韶更加温柔。

他一直想结婚，韶韶却说：“给我五年，若无作为，立刻结婚，我希望闯一闯，可能扬名万里。”小邓没好气地问：“此时，我应该站着还是跪着？”自始至终，小邓对于伯母的身世一无所知，只听韶韶说过，外公在三藩市，同舅舅住，两家没来往。

为什么？“因为外公反对母亲嫁我父亲。”韶韶解释。

“呵，莫非另外有一个三击掌的故事。”“小邓，将来你有了女儿，你会那样做吗？”“哎呀呀，小姐，上一辈好福气，四子三女，随便哪个不听话，逐他出家门，还剩五六个在身边，现代人最多生一个两个，赶了出去，孤苦终老，谁敢那样做？非爱屋及乌不可。”小邓仍然不知道早年的姚家发生过什么事。

不过韶韶的童年或许就是十分寂寞，根本没有同龄孩子同她玩。

银相架买了回来，两张照片被放在显著的位置邓志能问：“这些年来，你竟没有见过令尊的照片？”“小时候不懂得问，等到十一二岁，已知道许多事不该问，二十多岁之际，更不想问。”“不好奇？”小邓十分纳罕。

韶韶看着他，“对于自己的事，谁会好奇，人们好奇的，往往是他人之事。”没想到小邓认真起来，“你事即我事，不算多事。”就在那个周末，区韶韶把母亲的房间收拾干净，开了窗户，流通空气，并且打算找人重新油漆。

星期一，一早要开例会，韶韶提前上床。

已经过了十八、二十二，情愿少看场戏，少喝一杯，增加休息时间。

她掀开薄被，才钻进被窝，就听见咳嗽声。

韶韶不认为这是她疑心，也许，某一个频率的声音，只有至爱和至亲才听得见。

她抬起头，“妈妈，你有话要说？”一片沉默。

“妈妈，你知道我从来不怕黑。”韶韶下床，轻轻走到母亲房间，才进门，脚就踢到一件小小硬物，“铮”的一声。

韶韶连忙开亮灯，低头一看，是两枚锁匙。

噫，今早翻箱倒筐，不知自何处跌出来，竟没有注意到。

这是一把什么锁匙？只见匙柄上有小小标贴，东亚总行三零五七号。

韶韶恍然大悟，这是一把银行保险箱锁匙，看样子母亲还有贵重物件。

韶韶把锁匙收好，那一夜，她没有再听见异声。

邓志能看到锁匙的时候，十分不置信，“我临走之际，每处都看过，地上哪里有什么锁匙。”“邓大夫，人总会有走眼的时候。”小邓沉默一会儿，“此刻当务之急是开启保险箱。”当天下午，韶韶便联络银行，带齐所有证件，通过经理，开启保险箱。

小号箱子里只得一只棕色大信封，没有封口，韶韶伸手进去，把里边的纸张抽出一看，怔住。

她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

故此看了一眼，递给邓志能。

那是一张香港政府发出的出生证明书，纸张簇新，可知它一直未曾见过天日。

正确点来说，它是一个女子的出生证明书。

纸上第一栏便印着姓：许，名：韶韶。第二栏是性别：女，第三栏是出生年月日，第四栏是父：许旭豪，母：姚香如。

韶韶抬起头来，茫然问：“这是谁？”邓志能看着女友，“你的出生证明书？”“我没有出生证明书，我曾经告诉你，我在上海出生，三个月大时由母亲抱着南下，我进小学靠宣誓纸，因此我也没有香港英国护照，我用的是小绿簿子。”邓志能又问：“你有无姐妹？”“我肯定没有，但是我希望我有。”“那么，”邓志能说，“我的结论是，这个许韶韶即是你，你即是许韶韶。”“大嘴，你勿要乌搞好不好？”韶韶愤怒了，“家父姓区，叫区永谅！”邓志能看看四周，“我们回家再讲。”“这个题目毋须再讲，到此为止。”韶韶把那张出生纸重新锁好。

但是她的双手微微颤抖。

回到公司里，舌焦唇燥，讽刺上司，斥责下属，对会议开始了还在乱钻的记者厉声说：“坐好！”然后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，左眼底下一

块肌肉正不住轻轻颤动。

如果许旭豪是她父亲，区永谅是什么人？到了黄昏，因立法局会议仍然进行，新闻室工作如火如荼，韶韶心情反而平复下来。

谁是父亲有何重要。

她已成年，已经建立身份，她有自己的社交圈子，已经准备结婚，最主要的是，她两岁丧父，没有印象，明知损失不可弥补，早已放开怀抱。

这分明是上一代的轳轳，与她无关。

对她来讲，最要紧的是把工作做好。

想到这里，她金睛火眼批阅新闻稿。

抬起头，已经晚上十时，拨电话给邓志能，邓大夫在急诊室，也还没下班。

韶韶坐下来。

这个都会焉得不繁荣，超时工作，已视作等闲。

她步行到停车场取车。

遇一洋同事说：“好圆的月亮。”韶韶抬头一看，果然如此。

汽车电话响。

是邓志能的声音：“要不要喝一杯？”他真是体贴人，此刻一杯冰冻啤酒已可救区韶韶贱命。

此刻，她再也不用提早回家陪伴母亲。

捧着啤酒，韶韶说：“真没想到家母把秘密隐藏得那么好。”小邓说：“太好了，什么都不讲，我很早就有疑心。”“放什么马后炮。”小邓抬起头回忆，“伯母从不诉苦，你想想，哪有不抱怨的老人家？简直不正常。”“真的，‘孝顺儿孙谁见了’便是最大的牢骚。”“许多的，孩子们爬在足前仍不满意呢。”“家母不是那样的人。”“你十分幸运。”“可是我自幼失父。”“那么，是不幸中之大幸。”“我父亲到底是谁？”“要不就是许旭豪，要不就是区永谅。”讲得十分取巧。

“邓大夫，你才应该到我们新闻室来做发言人。”“你出生纸上姓许，宣誓纸上姓区，你的小中大学文凭都是区韶韶，新闻部证件也姓区，身份证护照上也写区。”韶韶没好气，“你想说什么？”“要改姓许也来不及了。”“其实我最应该随母姓姚。”“那时不作兴跟母姓，非得替孩子找个父亲不可。”“结果还不是没找到，吃人的礼教。”“那位区先生肯出让姓字，已经不错，法律上此刻你是他女儿，有权分享他的产业。”“慢着，你假设我姓许？”“是，后来伯母改嫁，所以你跟继父姓区至今。”很合理的假设。

“他们二人在何处？”“你若信伯母之言，他们已经去世。”“两个人都不在了？”“韶韶，你可不需要他们。”“你说得对。”她也不会因此爱母亲少一些。

韶韶一直喝啤酒。

小邓忽然想起来，“伯母去世后你有没有登讣闻？”“有，同事们出了许多力，事后亦有刊登启事谢他们一声。”小邓沉默。

韶韶问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会自他们处得到消息？”“或许不，可能他们已经去世。”韶韶有点累，揉揉眼，“如果恢复姓许，凭出世纸我可领取英国属土公民护照。”“你若申请居英权，一定是首批获得护照的人之一，何必拿三等文件。”“可是我已弃权。”“我曾苦劝你。”“我告诉过你，邓志能，我不喜欢拿英国人给的特权。”“那么，你跟我入英籍。”“邓志能，我永远不会”

做任何人的附属品。”“区韶韶，我们好似不大像情侣。”韶韶微笑，“向往那种对白也容易，买本五十年代文艺小说高声朗诵包你满意。”“回家吧，你倦了。”

那夜韶韶缅想往事，七八岁的时候，母亲接了外快回来做，不知是谁，叫她翻译外国电影的中文字幕，一边摊开剧本，一边听声带，重复又重复。那部电影叫《巫山盟》，男主角一直问：“你爱我吗”，然后又轮到女主角问：“你呢，你可爱我”，后来她车祸撞断了腿，他误会她移情别恋……

韶韶为他们心急，“说呀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告诉他呀”，幸亏最后是大团圆。

## 2

母亲做到深夜，韶韶睡好一觉起来，犹自听到“你爱我吗”，荡气回肠。交了卷子，韶韶便有礼物，大大的洋娃娃，新鞋袜……都是母亲的心血钱，慷慨地用在她身上。

韶韶双目湿润。

吃了那么多苦，到了今日，她区韶韶才不会做任何人的附属品。

即使是可爱的邓大嘴。

韶韶落下泪来，可恨她没有能力叫母亲享福，母亲手艺至差一环是烹饪，韶韶手笨，只会煮罐头汤、即食面，老希望在母亲生日时弄一桌家常菜请她，这个心愿始终未偿。

一日，得知上司认识专栏作家蔡澜，而这位蔡先生十分会弄两味，韶韶异想天开，同上司商量：“如此这般，能否请他到舍下一展身手？”那总新闻主任犹疑地说：“我们的关系十分客气，怎么好提出这样的要求？”心想，女子过了二十七八岁尚不结婚，真会越来越怪。

接着母亲的健康急转剧下，只得吃些易消化的健康食品了。

“你爱我吗”，巫山盟的对白尚历历在耳，韶韶蜷缩在床上，仿佛回到七八岁模样。

而母亲，母亲正伏在床另一端的小书桌上，靠一盏六十瓦小台灯，连夜操作。

假如有父亲的话，她不必如此辛劳。

韶韶呜咽。

电话铃响，是邓志能的声音：“睡不着？”他猜得到。

韶韶说：“我们速速结婚吧。”“好，明日一起向上头要求放假。”“放多久？”“一个月。”就这样决定下来。

韶韶落泪。

“想念母亲？”韶韶不住哭泣，她记得母亲说过：“韶韶，志能也是个孤儿，对他好一点儿。”小邓问：“要不要我过来？”“不，我很累了。”韶韶挂断电话，苍茫入睡。

梦中见到母亲来抚摸她头发，她伸出手去，发觉自己的手小小，是个婴儿，这个时候，闹钟响了。

第二日，邓志能来接她上班。

两个人的上司听了消息都眉开眼笑：“结婚是人生大事，好极好极。”两个星期后，他们在报上刊登一则简单的启事，某年某月某日邓志能与区韶韶在某注册处结婚。

那日韶韶穿一套象牙白现买的礼服，没有用头饰，也不戴首饰，但是年轻的女同事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区大姐今日好漂亮。”大笔一挥，签下名后，成为合法夫妻，假期也正式开始。

韶韶已搬到邓志能的宿舍去住，心里踏实多了。

“适才有无注意到观礼席上有异样的客人？”“没有，谁来了，伊丽莎白二世？”“我已问过陛下，她适逢子女婚姻纠纷，无暇出席。”“那你指谁？”“我希望看到你父亲。”韶韶沉默。

他们随后忙着收拾衣物出门。

韶韶嘀咕：“为着这班同事才去置套礼服，信不信由你，值我半个月薪水。”“不过，穿上也真好看。”韶韶笑，温柔地看着他，“邓大嘴，我爱你。”“呵，我终于自你嘴里听到这三个字了，苦尽甘来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”这时有人按铃，门外站着新闻室的办公室助理小明，笑嘻嘻：“他们叫我送来的。”手上捧的是一大叠放大照片，已经冲出来了，另外一只名贵礼盒，不知装些什么。

先看照片，拍得真好，也难怪，镜头与手法已拍过无数达官贵人，驾轻就熟。

二人立刻细细欣赏。

半晌，才想起那只礼盒。

打开一看，是威治活瓷器茶具一套。

咦，这可不是同事送的，同事们都知道她最讲实际，一只耳杯走天涯，喝茶喝汤都是它。

“有无贺卡？”“有。”上面写着“区韶韶小姐新婚之喜，苏舜娟敬贺”。

“苏女士是什么人？”“毫无头绪。”“是一位伯母吧？”“嗯，也许，茶具用得着，将来可以招呼客人。”这时邓志能忽然叫她：“韶韶，过来看。”他手内握着张放大照片，前方当然是一对新人，后边是观礼宾客，小邓指着其中一位太太问：“这是谁？”韶韶一看，“不认识，也许是路过的好奇人。”她曾派驻大会堂，一有空便下楼到婚姻注册处去看新娘子。

“好脸熟。”“每个中年太太都是脸圆圆，毫无分别。”小邓目光落在那两只银相架镶的旧照片上。

“你来看，四人照片中那位不知名女士是否跟这位太太相像？”韶韶“嗤”一声笑出来。

捕风捉影。

“她的姓名，也许就叫苏舜娟。”韶韶没好气，指着照片中其余的面孔，“那么，她，她，与她呢，又是谁？”小邓忽然笑，“都是我的前度女友，前来看我最后一面。”“对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”“是，一入区门深如海。”幸亏行李简单，三扒两拨就收拾好。

以他俩的办事能力与生活经验，无事不迎刃而解。

不过韶韶也很明白，千万不能生孩子，否则千年道行，也丧在一朝。

韶韶的同级同事育有一婴，平时因工作繁忙，交给保姆打理。放假了，内疚的母亲特地花一个上午弄了一锅鱼粥，自以为美味非凡，谁知那一岁大

孩儿不领情，不肯品尝，那母亲忍无可忍，把办公厅的威武使出来了，整个锅压在孩子头上，结果母子相拥大哭。

太迷人了，便会爱恨交织，真可怕。

不过母亲说过：“可是他们也给你乐趣。”韶韶问：“我呢，我有无贡献？”“你一直与众不同，聪明、可爱、温驯、读书用功，生活中没有坏习惯，你是妈妈的至宝。”韶韶记得她笑得眼泪都掉下来。

那样稀罕的一块宝石，长大了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名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韶韶回过神来，“没什么。”邓志能当然知道她又在怀念母亲。

两人检查过飞机票及护照后拎着行李刚想出门，电话铃响了。

小邓立刻说：“别去听它。”“也许只是祝我们一路顺风。”已经拿起听筒，幸好这次没脱口答“新闻室。”“是区小姐吧，现在要叫声邓太太了。”声音轻柔，是位伯母。

“哪一位？”韶韶笑问。

“我姓苏。”“呵，你是送威治活那位吗？”“正是。”那边也笑。

“我们好像没有见过面。”“见是见过的，那时你还小，不记得，上星期看到报上的启事，才知道是故人之女结婚了，这电话是新闻室给我的，太冒昧了，不见怪吧？”做公务员做得一点隐私也无，也只得新闻部。

等在那边的小邓，一边瞪眼一边指着手表，叫她有话快说。

“苏女士，我们正出门到飞机场去呢。”“呵，那么回来再通话，你们玩得高兴点，顺风。”识相地“咯”一声挂断线。

“苏女士？”小邓却紧张起来，“让我同她讲——”可是韶韶已经放下话筒。

小邓叫：“喂，你这人怎么搞的？”韶韶莫名其妙，“不是你催我结束对白吗？”“我不知是苏舜娟女士。”“该姓名对你有特殊意义？”小邓蹬足，“你并不关心自己身世。”韶韶摇摇头。

她怎么不顾身世？粤人口中的身世，泛指生活状况与个人状态，她区韶韶不知多努力把个人精神及健康状况维持在巅峰状态。

至于邓志能口中的身世，她倒是真的看得开。

“飞机要起飞了，你还不动身？”他们并没有去坦几亚，那个地方黄热病流行，政治又不稳定，韶韶且不会讲法文。

向往归向往，正如韶韶一直向往到祖国最穷的穷乡僻壤去教村童英语一样，实践起来，又是另外一件事。

他们最终目的地是繁荣安定的夏威夷群岛。

虽然俗，照样玩得很高兴。

睡到日上三竿，喝杯香槟醒醒神，再决定吃日本菜还是吃法国菜。

因为家境不太好，韶韶直到要过了二十岁才有机会乘飞机，不过母亲已尽量带她四处散心，她最喜欢澳门，同母亲坐三轮车，买蛋卷、看电影，还有，去拉吃角子老虎机器，赢过十块钱，母亲告诉她，那机器又名“一只手臂的强盗。”后来同母亲到拉斯维加斯，韶韶笑道：“不及澳门好玩。”绝对是真话。

如果不是母亲去世，韶韶不会那么快结婚。

生活并非不美满，韶韶不想去发掘秘密。

蜜月旅行期间，小邓念念不忘那位苏舜娟女士。

以致韶韶说：“早知把她也请来了。”“苏女士是整件事的锁匙。”“事，什么事？”“你的父亲是什么人。”“不是你说的吗，他是谁不重要。”“对此刻的你来说当然微不足道，可是我好奇。”“狗拿耗子。”“那是我的岳父。”“姻亲而已。”“我们孩子的外祖父。”“我们没有孩子。”“我们一定会有孩子。”“咄！”就这个题目本来已经可以好好吵一架，可是微风阳光细沙着实地软化了韶韶，她改变话题说：“你知否整个威基基是人造沙滩？唉，假作真时真亦假。”小邓却说：“那位苏女士并没留下电话号码，你猜，她还会不会同你联络？”韶韶已经睡着，一脸平和。

她的梦境与她的表情刚相反。

她梦见自己来到一间小小的房间，光线柔和，一个中年人背着她坐。

她礼貌地问：“是父亲吗？”她已成年，且有自信，她完全知道应该说什么，正打算不着边际地问候几句，那中年人转过身子来——脸上没有五官，是张白板面孔。

韶韶骤然惊醒，遍体生寒。

若想这种恶梦不再持续下去，她非要把答案找出来不可。

第二天他们结束假期飞回家中。

别小觑了区韶韶，在新闻部做了那么久，被尊称大姐，当然知道如何凭蛛丝马迹寻找线索。

她拿着礼物空盒到威治活公司去查访。

售货员是个年轻男子，更好办了。

她说：“送礼物的朋友并无留下电话，我十分想谢这位长辈一声，所以来问你们。”“啊，这套茶具由苏女士购下，由我经手。”“是苏舜娟女士是吗？”“一点不错，”年轻人满脸笑容，“让我看看，我这里还有她的电话号码，九二三四五六零。”上了年纪的女子用本姓出来办事见人，相当罕见，一般都自称李太太、张太太，韶韶又想起她母亲，妈妈生前一拿起电话，必定报上姚香如三字。

“谢谢你，咦，这是彼得兔子吗？”“是，一套四件，小杯小碗最适合孩子。”“给我一套。”小邓拿到电话，“好家伙。”他兴奋地说，“区韶韶，我早知道你会办事。”韶韶不语，幸亏新闻室的老板们早十年就已经发觉这个事实，不然还真得喝西北风。

“我们回家再谈。”韶韶低下头。

她已经看到一幅图画，叫水落石出，只见灰蓝色吐着白沫的潮水慢慢退落，嶙峋的怪石一块块露出来。

她不知这次主动是对是错。

趁还有假期，就试一试吧。

韶韶轻轻叹口气。

小邓是个体贴的人，一见，便知妻子想的是什么，他想想说：“查出究竟，然后将之搁在脑后，一劳永逸，也是好的。”韶韶苦笑，“我希望他已经逝世，正如我一贯知道的那样。”“哎哎哎这不是你。”韶韶抚着自己前额的头发笑了。

真的，她从来不是个黑心人。

大学里有个要好的同学叫霍永锦，广东人，可是英俊的长方脸却似北方人，他家里希望他早婚，因是唯一的男孩子，偏偏韶韶已决意要照顾母亲，婉拒了他。

真笨，霸住他不行吗？韶韶不是黑心人，那样喜欢他，也愿意放弃他。

如今电视上一个当红的新星像煞当年的霍永锦，每次在荧幕看见那小伙子，韶韶就无限感慨，心中牵动，凡是女性都怀念英俊的面孔。

分手时霍永锦十分平静地说：“你永远找不到像我这样的人了。”这话完全是真的。

一过了二十一岁，渴望爱与被爱的感觉都会渐渐淡却。

她对邓志能，是不同的一种感情。

“一分钱买你的遐思。”韶韶微笑，“我的思潮一向是游牧民族。”“你的肉身已是归家娘了。”说得是。

拨电话的时候手心有点冒汗，“我找苏舜娟女士。”对方是一个年轻女子，“请等等。”电话放下，韶韶听到一阵悦耳的鸟语声，苏女士环境不错，凭电话号码已知那是高尚住宅区。

“哪一位？”她爽朗的声音来了，“我是苏舜娟。”“苏女士，我是区韶韶，还记得我吗？”没想到苏女士十分意外，“韶韶，是你，”或许是韶韶多心，声音竟有点哽咽，但随即恢复正常，“好吗，蜜月愉快吗？”“一切都好，苏女士，我想同你见个面，你方便吗？”“啊，”她怔住了，但随即说，“可以，可以，我们出来喝下午茶。”“明日下午四时，行吗？”“没问题，我在文华楼下等。”电话挂断，韶韶一颗心还在扑扑跳。

“怎么样，”小邓在一旁问，“凭直觉，是敌是友？”“友！”韶韶肯定地说，“绝对是好友。”小邓放心了，“明日我打完球陪你去。”“你也去？”韶韶讶异，这是她的私事。

小邓把面孔趋近她，“区韶韶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“不不不，本市尚未实施共产主义，我的事仍属于我自己。”小邓恼怒，“你胆敢剔除我！”“我已决定单刀赴会。”“我最多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等你。”“邓志能，没想到你毛病不止一点点。”邓志能一声不响取起报纸挡在鼻子前面。

韶韶气结。

也许假期过后，恢复上班一忙他就会好的，韶韶同他讲条件：“另一张桌子，不准出声。”因约的是长辈，韶韶早到十分钟。

睡足了，又晒过太阳，肤色健康，穿便装，韶韶看上去十分年轻漂亮，邓志能在另一张桌子看新婚妻子，无限怜惜，真要对她好一点，她已经无父无母，孑然一人。

韶韶却密切注意门口，四时零七分，一位穿名贵套装的太太一进来，韶韶便站立迎接。

那位太太也有点紧张，她似乎也一眼就把区韶韶自人群中认出。

“韶韶？”“苏女士。”很自然地，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苏女士环境不错，韶韶目光过处，把长辈一身装扮辨认得一清二楚。

母亲生前，韶韶也曾努力为她添些好品质衣物，却同苏女士有一段距离，苏女士的优雅是长年累月讲究的成果。

“韶韶，我们早该见面了。”“您是家母的——”“同学。”韶韶松口气，叫声“苏阿姨。”苏女士忽然泪盈于睫，“你同香如长得一个模样，刚才我一进门，吓了一跳，寒毛全竖起来，心里直叫，香如，香如！”自手袋中掏出手帕拭泪。

韶韶连忙安慰，“家母比我长得端正得多了。”“对不起。”苏女士连声

道歉。

“苏阿姨，为何不早日与我们相认？我们母女好生寂寞，一个亲友也无。”  
“我们不知道你俩在本市。”“你们？”“我与……外子。”“啊。”“我们只打听到姚国珊先生在美国纽约州新泽西居住，满以为你们也在那边，没想到近在眼前，咫尺天涯。”韶韶十分唏嘘。

“我们是看到讣闻才知道的，好比晴天霹雳，致送——花环。”苏女士声音低下去。

韶韶轻轻说：“有人活到八九十岁，家母没有。”眼睛看着远处，动都不敢动，可是过一刹那，睫毛一霎，眼泪终于滚了下来。

苏女士说：“知道你结婚的消息，真高兴。”“谢谢你。”“我们一直记得你的名字叫韶韶。”韶韶点点头。

苏女士同她母亲不一样，苏女士是那种十分爽直，有什么说什么的人，非常难得，而母亲，则凡事先观察一会儿，然后双臂抱在胸前，微微一笑，意见放在心里。

这时有人过来，递一块手帕给韶韶。

韶韶连忙介绍，“我丈夫邓志能。”苏女士立刻抬起头，细细打量小邓，像她那样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，又有智慧的前辈，几乎一眼就能看清楚一个人的底子。

但见邓志能中等身段，五官普通，穿套深色西装，外形十分平凡，同皮肤白皙、相貌甜美、英姿飒飒的区韶韶不能比。

可是小伙子那充满关注的眼神！

选夫选德，可见区韶韶有智慧。

苏女士笑了，“好，好，但愿我的女儿也有这样的眼光。”“呵，苏女士也有女儿。”“我有两个孩子。”苏女士微笑。

“有机会一定要介绍给我认识。”这时，邓志能忽然自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，递过去给苏女士看。

“苏阿姨，这位短发圆脸的姑娘，是当年的您吧。”苏女士一看那张照片，呆住了。

她好像给一只无形的手打了一巴掌似的，手颤动起来，接过照片，目不转睛地看牢相片中的人，“是，是我，这是我，这张照片我也有一份，当年香如复印给我，我在离乱中失去，没想到香如一直保存着。”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

这时，连韶韶都觉得这位苏阿姨反应十分激烈，非比寻常。

“这照片，可以给我吗？”韶韶答：“我马上叫摄影组同事替我翻底复制。”邓志能真是一是一，二是二，“苏阿姨，这是你，那是我岳母，请问，两位男士是什么人？”韶韶没想到邓志能会那样冒昧，不过，韶韶本人也渴望知道。

苏女士凝视照片，“这，”她指着方脸的年轻人说：“这是外子。”“啊，”韶韶说：“那么，长脸这位呢？”苏女士不出声。

韶韶问：“是我生父吧。”苏女士抬起头来，“当年的事，许多我已不复记忆。”韶韶见她不想说，便握住她的手。

但是小邓不放过这位阿姨，“这是韶韶的父亲苏阿姨忽然镇定下来，微笑一下，看着邓志能，“小伙子，你倒是个厉害角色。”邓志能面不改色，“是，我是比韶韶精明。”苏阿姨无所惧，看着邓志能说，“是，他是韶韶的父亲，

他叫许旭豪。”“人呢？”“韶韶未出世他已故世。”“韶韶是遗腹子？”“是。”“可是——”苏阿姨忽然摆摆手，“小伙子，够了。”韶韶也大不以为然，“大嘴，你怎么把我阿姨当犯人那样盘问？”邓志能立刻收篷。

这时，苏女士说：“韶韶，有他照顾你，我放心了。”“苏阿姨。”苏女士举起手，“我累了，我们下次再谈吧。”韶韶还想说什么，苏女士又道：“不用道歉，我明白你们的心情。”她站起来，这时，韶韶发觉她比进来时老了许多。

咖啡室外自有接她的人。

司机开着辆蓝色德国房车驶近，车子并非最新款式，可见她经济情形一直很好。

送走苏女士，韶韶立刻板起面孔，拿邓志能开刀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小邓立刻举起双手，挡在头上，表示无招架之力。

韶韶恼怒，“人家苏阿姨即使知道往事，也没有义务和盘托出，你不该得罪她。”小邓一味认错，“是是是是是。”“再说，人家会以为我同你夹好了做圈套，一个扮红脸，一个做白脸。”“是是是是是。”“你这人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”韶韶悻悻然。

“是是是是是。”“你有完没完？”韶韶笑骂。

“是是是是是，我还能说第二个字吗？”“况且母亲的事，她不一定全知道。”“不知全部，也知道八九。”“你凭什么那样说？”“她在你两岁时还见过你。”韶韶不语。

“她一定目睹你母亲改嫁。”半晌，韶韶抬起头来，她也明显地比今早苍老了，“我不想再发掘往事。”“那你为何来见苏舜娟女士？”“因为我怀念母亲，已与母亲永别，能见到母亲生前好友，也是一种慰藉。”邓志能搂着妻子的肩膀，往停车场走去。

这时，天正下毛毛细雨，他俩没带伞，也不在乎，在雨中并无加快脚步。

小邓对韶韶说：“即使母亲活足九十九岁，孩子们也总觉她去得太早。”韶韶抬起头，“家母从来没享过福。”“生下你，已经是福气。”“大嘴，你真会讲话。”“我能不能请求你别在陌生人面前叫我大嘴？”“苏阿姨是半个自己人。”“噢，”小邓到这个时候才说，“下雨了。”他俩已经衣履尽湿。

第二天，韶韶托同事把照片做底片放大。

同事笑道：“着色我就不会了。”“但是，你一定认识这样的人手。”“有一位老先生，从前做美工，如今退休了，情商客串，不知行不行。”“拜托拜托。”那年轻的摄影组同事侧侧头，“真没想到彩色摄影会这样普遍，黑白底片除却我们这些行家，简直已经没用。”“是在六零年代起飞的吧？”“真正蓬勃，是在七零年左右，人各一机——照相机。”“这张照片历史悠久。”韶韶轻轻说。

“弥足珍贵。”“交给你了。”“我下了班马上替你做。”做妥后韶韶会给苏女士送去。

放假放久了渴望上班，有初来报到的新生短周都回新闻室来看报纸。

师姐如区韶韶，当然更具归属感。

不知怎地，那没有间隔、闹哄哄的新闻室早已成为她的精神寄托。

母亲生前来过一次，十分讶异。

“女儿你坐什么地方？”韶韶指一指其中一张写字台。

母亲疑惑，“不是说升了级，环境如此恶劣，如何撰稿？”韶韶连忙替新闻室辩护：“我们不是装修门面公司，而且，即使是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室，也不隔断，不信你去打听。”“你的大衣挂哪里？”韶韶微笑，“我很少穿长大衣。”母亲无话可说。

“每日在何处午膳？”“随便乱吃。”母亲索性噤声。

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比一代辛苦，这一代最辛苦的是已经认为辛苦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。

### 3

韶韶终于回了家。

邓大夫已经起来，收拾好地方，做了香浓红茶，正在浇露台上的玫瑰花。

韶韶一一看在眼里，深觉幸运，她找到了好拍档，这同本身条件有什么关系呢，许多比她漂亮、出身更好、修养更佳的女性都没有碰到适当的人。

邓志能懂生活情趣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见到妻子回来，替她斟杯茶。

“放完这次假，我俩就聚少离多。”韶韶笑曰。

小邓一定有适当的答案：“噫，放完再说吧，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。”韶韶最爱他这种乐观的态度。

她到这时才看到电话边的留言，“怎么，苏阿姨一早就打过电话来？”

“是。”“说些什么，你没有得罪她吧？”“喂，我又不是生番。”韶韶紧张起来，“她有什么事？”“请你吃饭，叫我也去。”“是在她家吗？”“不，在外头名贵西餐馆。”“呵，我马上复电。”韶韶十分高兴，拨通了电话，“苏女士在家吗？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韶韶又问了一声。

一位男士才答：“她出去了，你是哪一位？”“我是她朋友区韶韶。”那人震动了，“声音那么像！”韶韶不知他是谁，更不知道她的声音似谁，只得陪笑。

半晌对方说：“舜娟回来我叫她同你联络。”“劳驾。”韶韶转过头来，“那位，可能是苏阿姨的丈夫。”她忽然明白了。

像，当然是像她母亲，他们全觉得姚香如与女儿一个印子刻出来。

韶韶问：“我可像母亲？”小邓答：“其实不很像，但是外人眼中，三分像已经是十足像。”“而且，”韶韶微笑，感慨地说，“他们也许十分想念家母。”小邓抬起头，“嗯，苏舜娟的丈夫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噫，我不知道，她未曾说，我不曾问。”“你猜呢？”“唏，赵钱孙李，张三王五，怎么猜？”邓志能全神贯注地看着妻子，“我猜，那名字或许会叫你吃惊。”韶韶“嗤”一声笑，“不如想想穿什么衣服去吃那顿西餐。”小邓答：“旗袍。”韶韶忽然想起母亲那件旧丝绒外套。

反正有空，她把它拿到一个开时装店的女友处借蒸气熨斗一用。

女友出来一看，“哗，美。”说也奇怪，蒸气一喷，丝绒的茸毛又涨鼓鼓竖起来，恢复了七八成旧貌。

“披起它。”完全合身。

“袖圈窄了点，你的臂膀比外套的主人粗壮些。”“是，”韶韶惻然，“我们这一代的胳膊上要走马。”女友很没味道地接下去：“这也还不要紧，奇是奇在也没有谁感激我们。”“父母呢，父母总不一样吧？”女友坐下，点一支烟，“家母蔑视我嫂子弟妇不学无术，没有工作，少份收入，可是又觉得我不争气，不懂得在男人身上找生活，没面子。”呵，那么难侍候的老太太。

“要家用之际，男女平等，分家之时，我是女儿。”她替韶韶把外套挂在衣架上，“拎着回家。”韶韶道谢告辞。

照片也做好了。

四个人，两个女主角的衣服一件粉红、一件淡蓝。

忽然之间，韶韶看清楚了，“小邓，妈身上这件外套，就是我这件呵。”“咄，我早就发觉了。”“怎么不说？”“这样明显的事，说来作甚？”“我偏偏没看出来。”“你会不会是视野广阔了？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远视，老花。”不，韶韶只是粗心，少年时她认为这是一项缺点，此刻她觉得不知多好，看不到，不用烦，粗枝大叶，自有福气。

韶韶索性选购一只相架，连照片一起作为一份礼物，这就回了礼了。

赴会那夜，连小邓都规规矩矩结了领带。

韶韶只得穿一件晚服，是那种所谓“小黑裙”，细细吊带，半低胸，再不穿，稍胖些，也就不能穿了。

打扮停当，小邓看妻子一眼，忍不住用粤语赞道：“真係唔打得都睇得。”韶韶瞪他一眼，“你才去打天下，我坐家享福。”她取过旧丝绒晚装披上，天衣无缝。

主人家早到，坐在看得到海景的桌子上，一桌三位女客，轻轻向他们招手。

连韶韶就是四位女士，今日众星伴月，小邓大受欢迎。

苏舜娟女士为他们介绍：“我两个女儿，这是奇芳，那是燕和。”韶韶打过招呼握过手才坐下来。

奇芳与燕和二人都是白皮肤，高挑身段，其中燕和的脸圆些，比较像母亲，可是奇芳漂亮，她有种风情，使看上去像个女明星似光彩耀目。

她们三人年纪相仿，在烛光下，用白酒伴着对白，一下子就熟络了。

小邓静静在一旁看着她们。

苏女士同那小伙子说：“你今晚怎么不讲话？”小邓笑笑，“自从婚后，我常用字只得是与好罢了。”“那你不愧是好丈夫。”“谢谢阿姨，你别看韶韶神气活现，其实外强中干，非常孤苦，说不定几时还得做高龄产妇，苦头有得吃，让她一点，也属应该，故一味胡混，是是是是是，好好好好好，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同她争的。”苏女士很感动，“好小子，这我就放心了。”“苏阿姨，今晚怎么少了一位主人。”“你指外子？他有事，不叫他来。”“呵，原来如此。”这时，他听到韶韶谦曰：“呵，对于衣着妆扮，我毫无心得。”可是那两位女生也忙不迭说：“但求整洁罢了，工作也很忙，哪里有资格讲究那个。”小邓放心了。

那两位小姐绝对不是喜在嘴上占便宜的肤浅之辈。

奇芳跟着说：“如不嫌弃，改天到我家坐。”“你不同父母住吗？”奇芳笑笑，“我已经结婚了，正确地说，且已离婚。”韶韶说：“离婚是近代最普通的伤心事。”“是呀，”奇芳答，“那样常见，却仍然那样无奈。”韶韶说：“会

过去的。”这时燕和说：“我也那样劝姐姐。”韶韶忽然感怀，“你们多好，姐妹俩，有商有量。”她们姐妹微笑不语。

苏女士这才说：“你没见过她们吵架呢。”吃甜品之时，韶韶取出相架，送给苏女士。

苏女士接过，“自此我们要维持联络。”“一定。”“你不晓得你有多像你母亲。”“是因为这件古董外套吧？”“这件外套还是我陪她去做的。”“那时丝绒叫天鹅绒，是不是？”苏阿姨长长叹息一声。

“苏阿姨你真念旧。”她刚想说什么，侍者已递上帐单。

饭局就这样散了。

在车上，韶韶像个小女孩般孜孜不倦地谈着各人的言行举止以及妆扮。

小邓不出声。

“喂，整个晚上冷眼旁观，有何心得？”“我？我觉得三母女各自心事重重。”“是吗？”韶韶愕然，“我怎么看不出来。”“说你笨就是笨。”“我还算笨？”韶韶不服气。

“笨得等一等。”“咄！偏见。”“人家三母女就比你聪明百倍。”“愿闻其详。”“到了这一刻，你都还不知道人家姓什么。”韶韶蓦然想起，“这倒是真的，忘了问。”“人家苏阿姨故意回避不谈。”“你别多心，她不是那样的人。”“也难怪，笨人眼中，人人均是笨人。”韶韶不怒反笑，“聪明人，你还看到些什么？”“两位小姐都不快乐。”韶韶问：“你凭什么那样讲？”小邓笑嘻嘻，“她们的眼睛似在说，怎么区韶韶会嫁得如此好夫婿？艳羨得闷闷不乐。”谁知韶韶也会给丈夫一个意外喜悦：“这倒是真的，如意郎君嘛，可遇不可求。”那一夜，睡到一半，韶韶忽然醒了。

这是她婚后第一次听到母亲的咳嗽声。

“妈妈？”她轻轻掀起被褥。

客厅的窗帘没拉上，她看到一轮明月。

除下来的旧丝绒外套搭在椅背上，韶韶过去，说道：“妈妈你是否有话同我说？”有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。

韶韶一惊转头，看到邓志能站在她身后。

两人一言不发，握着手，在沙发上坐到天亮。

静寂中听到邻居有新生儿啼哭声，他母亲呵呵地哄他。

此际，韶韶又打个呵欠阖上眼睛。

醒来，小邓已煮好鸡粥，且买来上海油条。

也算没话讲了，韶韶觉得新婚生涯美满，几乎不想回到办公室去。

她问小邓：“我们够不够靠节蓄这样过一辈子？”小邓冷笑，“你倒想，月底就床头金尽了，这几天把你喂得白白胖胖，不过是想你假期完毕继续有力气搏杀养家，你倒吃撑了想退休？”韶韶顿时气馁。

工作真是人类生命中最大的荆棘。

“韶韶，告诉我，你可快乐？”区韶韶毫不犹豫，“我当然快乐。”“你母亲的身世不叫你为难？”“大嘴，世事古难全，千里共婵娟。”小邓颌首，“真是笨有笨的好处。”韶韶把脸趋近去，“这不是大智慧吗？”小邓没好气，“人家苏女士才大智若愚。”“我如果像妈妈，那么，我妈也不是聪明人。”“不，你恐怕是隔代遗传，伯母这么多年沉默如金，是勘破世情后至高表现。”“我都不知道你说些什么，下星期我要上班了，新总督来上任，不知多忙，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错认他乡作故乡。”“能不能求调？譬如说到市政局去搞唱

游宣传，轻松得多。”“你真是见人挑担不吃力，不过，我喜欢做京官。”“贴近陛下，哎？”“谁是皇上？”“QE2，你不知道吗？”果然，一销假就忙得不可开交，晚上七点钟仍咬着汉堡包答记者询问。

放假时间长的几分肉又还给工作。

韶韶一直佩服胖人，几十年功力，从不间断，天天长脂肪才行，而人，总有睡不着吃不下以及发一两度烧的时候吧，由此可知，胖人是多么努力维持他们的体重。

一日，忙至尾声，站起来，伸个懒腰，只觉一脸油腻，只想匆匆回家去泡个热水浴，忽然电话铃响。

韶韶喂地一声，照例报上姓名。

是一位女声：“下班没有，一起去吃日本菜如何，我就在楼下。”声音十分动人，不像是小邓扮的，可谓飞来艳福。

但韶韶不得不硬着头皮问：“是哪一位？”“啊对不起，”她笑了，“我是区奇芳，记得吗？”韶韶大乐，“奇芳，你也姓区？”原来苏阿姨的丈夫姓区。

“你不知道？”对方愕然。

“我马上下来。”“耽会儿见。”韶韶给小邓拨了个电话，报告行踪。

小邓叮嘱：“那位小姐像是可以喝几杯的人，你还要开车，别同她斗饮。”小邓这种第六感没话说，韶韶同奇芳会合了，一到馆子，她便叫侍者烫米酒上来。

她告诉韶韶，“我路过，试着找你，不料这样有缘。”她笑嘻嘻地用一只手托着腮，十分娇慵。

邻座有两个日本人已经感到惊艳，频频转头过来看她。

“可是有事同我商量？”“没有，自从那日见面之后，不知恁地，十分思念你，故此找个借口，前来约会。”碰巧韶韶也有同感，所以一叫就下来，“我们会成为投契的朋友吗？”“哈，你为什么不找我？”“奇芳，我是那种听差办事的小公务员，午膳只得一小时，怎么约人？下班钟数不定，也不方便，周末呢，又想打个懒觉，办点私事，时间就如此报销。”“听上去生活得很充实。”“你呢，你干哪一行？”“那日你没听见燕和揶揄我？”“对，瞧我这记性，你是名画家。”“画画容易成名难。”韶韶且先干一杯，把小邓的嘱咐丢在脑后，“非要成名吗？像你这样，经济不成问题，又有如此优闲嗜好，闲时作画自娱，怡情养性，不知多妙，何用成名？”奇芳没想到韶韶性情如此恬淡，不觉失笑，“那么，你何以证明自己？”“该四字真言根本不通，是我，证明什么？”奇芳十分钦佩，“那么，久不成名，人家怎么看你？”“咄，人家是谁，他的名气又有多大，”韶韶大笑，“我管他呢。”奇芳也笑，“韶韶，你真潇洒，谁教你的？”“我早说过，我们这一号小人物只要把当日工作赶完已经大乐，心无旁骛，我那拍档邓志能与我志同道合，也一般无甚出息，故此生活优悠。”奇芳发呆，好生羡慕，“那么，你生活全无遗憾？”韶韶一怔，转动酒杯，“家母过世得太早，我没能好好孝顺她。”“她一定是位可爱的阿姨。”韶韶双目红红，“不在话下。”二人正谈得投契，邓志能出现了。

韶韶“咦”一声，“你来干啥？”小邓笑笑，“我来付帐呀。”朝奇芳点点头。

奇芳知道他特地来接韶韶，笑笑。

新婚，是应该如此，往后有什么变化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他们先送奇芳回家，车子兜个大圈。

回程中聊天：“奇芳也姓区。”谁知小邓打一个突，“姓什么？”“同我一样姓区。”“太巧了。”“区是粤人大姓，本市起码十万人姓区。”小邓渐渐平静下来。

“还说什么？”“她是个画家，盼望成名。”小邓微笑。

从事文艺工作本是天下第一逍遥营生，可是一旦求名，又会变成最痛苦的工作，天堂地狱，一念之差。

“我觉得她想向亲人证明什么似的。”“她们一家三位女性都不快乐。”

“你呢，小邓，你这个一定要寻找欢笑背后流泪的人，又是否过分？”小邓不语。

“手术室风光如何？”“离开了工作岗位，不用再挂念。”“我也正学习这种优良习惯。”回家之后，酒气上涌，累得双眼睁不开来。

桌上一大篮花，香气扑鼻，韶韶问过“什么日子，谁送的花”，已经倒在床上。

小邓喃喃道：“对牛弹琴。”花束上有卡片，明明写着：“韶韶，我们结婚已三个月”，此刻变成多余。

小邓恼怒说：“鲜花牛粪。”第二天韶韶没声价的道歉，小邓犹自悻悻然。

“粗胚。”“谁，我？”小邓不去回答她。

“大嘴，最近已经不见母亲入梦了。”邓志能搁下报纸，“伯母对你放心了。”“也许是。”韶韶叹口气。

“你呢，有无做母亲的打算？”韶韶再叹一声，“同事中一位太太最近初为人母，每天早上，替儿子拍张宝丽莱照片才出门，照片放口袋中，成日看着，你说惨不惨，她要上班，不能在家陪伴幼儿。”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“我要是有了孩子，就成日与他厮混，绝足江湖。”“可是很多女性视这为苦差。”“甲之熊掌，乙之砒霜。”“好，答应你。”小邓忽然慷慨地说，“应允什么？”韶韶莫名其妙。

“养活你们母子。”韶韶大笑，“笑话，我自有打算，不劳你操心。”小邓急，“喂，这是我的责任。”改了口气。

“世事多变化，什么事都得有最坏打算，我自幼受的家庭教育是一切最好靠自己。”想到母亲的一生，不禁感慨万分。

母亲生前靠不到任何人，只得女儿与她相依为命，她生命中的男性统统与她有缘无分，父亲、兄弟、丈夫……全远离她，她亦没有叔伯，还有，韶韶根本未见过祖父。

根深蒂固，韶韶觉得要靠自己。

那天下午，奇芳拨电话给韶韶，“中午在电视上看见你。”韶韶笑，“那是前些时候录映的了，可是讲解如何投票？”“不，是一个记者招待会，你站在洋人后边。”“呵是，这是员工福利，镜头偶尔会瞄到我们。”许多患锋头情意结的同事因此有意无意爱穿件红衣，希望有人注意。

“你对工作好似相当满意。”“敬业乐业嘛。”奇芳笑，“到此为止，你一定忙。”“啊说三两句不妨，周末有空吗，把苏阿姨与燕和都请出来可好？”

“我们再商量。”一整天韶韶都觉得幸运，因为除却小邓，还有其他人关心她。

晚上，她起劲地同小邓说着奇芳：“与我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，睡到中

午才起来，懒洋洋，翻翻报纸，到傍晚才吃一点点东西，食量似麻雀，穿真丝衣服，喜戴玉器，活脱是个艺术家，本来我挺怕这样的人，但是与她却十分投契。”小邓不出声。

韶韶问小邓：“你好似不甚喜欢她。”“有妇之夫，有何资格喜欢或是不喜欢其他女性。”“哗，冠冕堂皇。”“失礼失礼。”邓志能有心事。

他在婚前向自己保证，有事绝对不瞒妻子，可是此刻他便怀着鬼胎。

那天早上，他见过苏舜娟女士。

是苏女士主动约他。

他们在医院的候诊室见面，真是一个突兀的约会场地，但是邓志能实在走不开。

苏女士却不介意到他工作地点来，说真的，医院最大好处是静，还有，清洁。

邓志能对长辈一贯客气礼貌。

苏女士轻轻坐下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香如没有痛苦吧？”邓志能小心地回答：“病了那么久，又做过手术，你不能说她很舒服。”苏女士默哀良久。

邓志能实在忍不住了，“为什么你们到今天才出现？”“我们遍寻她们母女不获，请相信我。”邓志能说：“此刻你们介入，会影响她的生活。”苏舜娟看着邓志能，“你什么都知道了？”小邓摆手，“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有点疑心，韶韶则连怀疑都没有。”“年轻人，你怀疑什么？”“我怀疑你们一家，同韶韶有血缘关系。”苏舜娟黯然，有口难开。

“韶韶到底姓许还是姓区？”“她应姓许。”小邓松口气。

猜错了，没有关系。

“那韶韶为何改姓区？”“因为香如来到本市，曾嫁与一位姓区的先生，两年后离异。”小邓轻轻接下去说：“而这位区先生，正是苏女士的丈夫吧？”苏女士颌首，“那时韶韶很小，不记得他。”“他叫区永谅。”“是。”轮到邓志能沉默了，他不能理解五十年代一位年轻寡妇的心理状况，故不能批评姚香如急急再婚匆匆分手是否多此一举。

“我们四个人原是同学。”是照片中那四个人。

邓志能温和地说：“苏女士，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，况且，其中二人已经逝世，往事，可忘即忘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”苏舜娟看着他，“如果可以忘却的话，我不会到这里来旧事重提。”邓志能全神贯注，“我必须保护韶韶，我是她丈夫，她世上唯一的亲人。”苏舜娟为难到极点。

小邓吁出一口气，“从头说吧，从头讲会不会好一点？”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。”“我听一位编剧家说过，世上没有三句话不能交待的故事。”苏女士生气了，“这是真事，并非故事。”邓志能摊摊手。

苏女士不愧是个高手，她吸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当年，有四个年轻人，两男两女，在同一家大学念书，感情非常好，稍后，那两个男生，同时爱上姚香如。”苏女士声音内透露一丝无奈，一丝苦涩。

邓志能蓦然抬头，呵，的确是苏女士在说，是一个爱情故事，爱情故事并无年代之分，一直荡气回肠，他被吸引住了。

苏舜娟微笑，深沉眼神似回到那美好的五月天去，“香如爱的是许旭豪，他们未得家长同意便订了婚，你看到那张照片，是在订婚那日拍摄的。当时，姚香如家长并不赞成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许旭豪身份暧昧。”“什么身份？”“年轻人，你对本国历史太不了解了。”“当然，我们读历史只读到

辛亥革命，且用英文答试题。”“为何不自修求知？”“我考上了医科，每日得死读十八小时。”苏女士叹口气，“强化教育搞得真成功。”邓志能看着她，“许旭豪，是一次运动中的党员吧？”“是，他相当明目张胆，并非地下党员。”邓志能唏嘘，韶韶感情激动时，他老劝她：“喂，请你控制你自己，我们不是搞革命。”没想那也许是遗传因子发作。

“那是一次流血革命，战斗激烈，一夜，许旭豪和许多大学生一样，失了踪，没有再回来，我们只得匆匆带着姚香如南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许旭豪是危险人物，为何接近他？”“香如不理这些。”“那你呢？”“我对政治一无所知，但我一直喜欢区永谅。”“这样被株连，岂非十分无辜？”苏女士没有回答那个问题，双目看着远处。

邓志能很低声地说：“我猜想那时你们都非常非常年轻。”苏女士苦涩地笑，“革命、恋爱，都必须非常年轻。”邓志能给接上去，“过了二十五岁，还是改良生活要紧。”苏舜娟说：“我没想到的是，香如并没有把往事告知女儿。”“你且说一说，三个好友，如何失去联络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医院扩音器大叫起来，“邓志能医生，邓志能医生，急诊室找。”小邓立刻站起来回应。

苏女士马上说：“在听完整个故事之前，暂且莫向韶韶透露真相。”“是。”邓志能匆匆转头向楼下走去。

现在，心静了下来，他犹豫了，该不该先把这一节会面过程向韶韶坦白呢？他感觉到一股压力。

可恨他没有时间听完整个故事，可是凭他的智力，也许可以凭已得资料拼出一幅图画。

他自沉思中走出来，“韶韶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一转头，发觉韶韶已经熟睡。

小邓啼笑皆非。

他轻轻说：“伯母，你可以放心了，韶韶完全不像你，韶韶本性如猪，聪明、爱玩，从不关心明朝。”他替她熄了灯。

这当然是因为他疼她的缘故。

如果你爱一个人，那人永远又小又笨，需要怜惜照顾，可是假使你不喜欢他，他立刻变得老谋深算，是只妖精，必须好好提防。

韶韶当然不如丈夫所形容的那般不济，可是在邓志能眼中，她不会长大。

轮到邓志能做那个梦了。

他在书房填税表，忽然听见咳嗽声。

他抬起头来，“伯母？”他没有改口叫岳母，那时，他与韶韶尚未结婚。

他站起来，走出书房，“伯母，是你吗，你如果有话，可以同我说。”他听到轻轻的叹息声。

他肯定那是伯母，不禁心酸惻然，“伯母，你看韶韶生活得挺好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？”这时，有人推他，他惊醒，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，伏在书桌上睡着了，推他的正是韶韶。

小邓疲乏地笑，“爱妻，你可有表演三盖衣？”韶韶关心的说，“你做恶梦？嘴里呵呵连声。”“我梦见伯母。”“她怎么样？”“我并无实际看到她，我只听到她叹息。”夫妻俩握着手良久。

第二天，邓志能主动找苏舜娟女士谈话，约好在医院附近一个公园见面。

邓志能脸上不是没有若干忧虑的，“上次我们说到你们三人失去联络。”有一个冰淇淋小贩推着三轮车过来。

小邓忍不住，买了两筒香草冰淇淋，一个给苏女士。

苏女士说：“坦白说，自从看到姚香如的讣闻后，我同区永谅就一直失眠。”小邓微笑。

他仍然爱她。

果然，苏女士说：“他一直爱她。”“那，为何离异？”“她嫁给他一则是感恩图报，二则是想从头开始，可是事后发觉根本不能忘却过去，故毅然离开了他。”她没有错到底。

在那个时候，不愿错到底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不但孤苦，也遭人非议。

邓志能在这个时候作出建议，“不如我把韶韶也叫出来，听听这个故事。”“不，这里边还有一个关键，韶韶也许不能自陌生人处接受这个事实。”“那是什么？”“姚香如还有一个孩子。”苏女士抬起了头。

邓志能张大了嘴。

呵，他灵光一闪，一定就是区奇芳。

韶韶与她一见如故，有着异常好感，就因为血统关系。

“啊，”邓志能大悦，“韶韶原来有个妹妹，韶韶不孤苦了，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个讯息告诉她。”苏女士默默不语。

“有什么困难？”“我与奇芳一直合不来，她不易相处，她完全不似韶韶，可是她父亲异常偏爱她。”“她们都不是孩子了。”“正是。”自苏舜娟语气中，小邓可以听出终身屈居第二的苦涩。

这么多年了，她一直没有升上去，在丈夫心目中，苏舜娟地位永远不如姚香如。

她比她忠心百倍，辛劳有加，可是在他心中，她就是不如她。

区先生想必也十分敬重妻子，但那只是一种感恩，他对妻子可能言听计从，必恭必敬，但，他不爱她。

邓志能不知道多庆幸他在韶韶心中是第一位，韶韶在他心中也是第一位。

太幸运了，在现代人复杂的感情生活中，简直万中无一。

“韶韶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吗？”“她是成年人，她也已得知她并非姓区。”苏女士凝视邓志能，“在你心目中，韶韶十全十美吧？”“她？”小邓几乎没跳起来，“我才没盲目从妻，她这个人缺点之多——”“可是，她的缺点也是可爱的吧？”那倒是真的。

鲁莽，急性子，全都是难得真性情。

苏女士叹息一声，“但愿我的女儿也可以找到这样的理想对象。”小邓怪不好意思，“把我说得太好了。”苏女士手上那只冰淇淋开始融化，小邓把冰淇淋接过来，三两口吃光。

“奇芳还不晓得她非我亲生。”小邓大为讶异，“噫，你们应该早就告诉她，这种事瞒不了一生，也毫无必要隐瞒。”“区先生不让我说，当年他把奇芳争过来抚养，就决定不让她知道。”荒谬，“拖到今日才说可能更为尴尬。”苏女士不语。

“奇芳同燕和感情可好？”“奇芳自幼被送到康瓦尔寄宿读书。”小邓感喟，“她是问题儿童？”“只有她的亲生母亲才敢那么说。”小邓看着她，也许，问题就出在她从来没有斥责过这个女儿。

不过，他是小辈，他只敢腹诽，他没敢当面说出来。

他终于说：“我会选择适当时机尽量婉转地把这件事告诉韶韶。”苏女士站起来，“谢谢你。”她看上去十分疲乏，说这个故事，用尽了所有的力气。

“我送你。”苏女士说：“有车子在公园门口等我。”邓志能忽然问：“你与我这次会面，也是区先生示意的吗？”“不，我并非没有主张的人，这是我自己的主意，再瞒下去没有意思。”“我代韶韶谢谢你。”“先别高兴，也许韶韶会怨我。”在这件事之前，邓志能满以为他自己机智、深沉、涵养工夫一流。

但是他对自己失望，他没沉得住气。

那日傍晚，韶韶开车上来接他。

她感慨地说：“看到没有，缆车站，十一二岁的某个星期六下午，母亲带我坐缆车到山顶，在旧咖啡屋给我买了热狗吃，可是不幸我喝了几口咖啡，一直觉得胸口闷，那是我童年时绝无仅有的外出活动，历历在目。”小邓静静聆听，他早有心理准备，已经把耳朵训练好，他知道以后那几十年，这一类事故是有得听的。

韶韶伏在车子驾驶盘上，“怎么搞的，仿佛就是昨日之事，如不，即是上个星期，但当中二十年过去了。”“嘘，别透露你真实年龄。”“我从不隐瞒年龄。”“那是因为你还年轻。”“不，那是因为我的成绩与我年龄相等，还有，我并不想做比我年纪幼稚的事。”“来，我们去喝一杯。”韶韶怀疑心地看他一眼，“做了亏心事，对我那么好？”邓志能把妻子带到一间时髦会所，韶韶很高兴，正欣赏布置，有人向他们招手。

韶韶一看，那人却是区燕和。

“哎，”韶韶毫无心机地说，“苏阿姨的女儿。”燕和朝他们招手。

韶韶说：“过去一下吧。”小邓咕哝，“走到哪里都得坐台子。”韶韶推他一下。

燕和十分热心，“我来介绍，我的未婚夫布志坚，邓医生、邓医生的夫人。”韶韶受宠若惊，这些年来，她从来没曾沾过小邓的光，也不觉得她已晋升为医生夫人，经区燕和这么一说，顿时脸上光彩起来。

此际她也已看清楚了燕和的对象布志坚。

呵，原来是这个人，怪不得挺脸熟，不知是哪家的公子哥儿，照片过一阵子便会在某些杂志不当眼的彩页中出现。

该君本来一脸高傲，后来听女伴说是医生，脸色稍霁，打了个招呼。

邓志能与韶韶立刻回到自己的桌子去。

韶韶悄声道：“没想到医生二字可以止咳。”“此处虚荣疫症蔓延，总得有点防身本领。”“地方是好地方，人却没意思。”小邓不语，怪不得苏女士担心女儿的对象。

“燕和好像很高兴。”“高兴就好。”“会长久吗？”“哎呀，太太，天下有什么是海枯石烂的，就算有，也闷死你，今夕快乐就好。”说得也是。

“韶韶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韶韶心惊肉跳，“邓大嘴，我最怕你这副郑重其事、为国为民的口气，你想怎么教训我？”“你别多心，我不过是想——”“税务局追你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俩一直分开报税，你的事我一无所知，你可别牵连我，我在新闻局有大好前途。”小邓啼笑皆非。

这时，区燕和偕男伴离去，临走朝韶韶飞来一个眼色，年轻的面孔上呈现一股洋洋得意之色。

韶韶注意到她身上一整套的名牌衣着，每一样配件都叫得出价目。

“奇怪，苏阿姨怎么会允许女儿同这样的人走。”小邓说：“唉，世上哪有那么多邓志能。”“有什么话好说，我讲在前头，我这几年都无暇生孩子。”小邓喝一大口啤酒。

他想到那位编剧说的，没有什么故事，不能以三句话说完，他便开口道：“韶韶，我打听到你有一个异父同母的妹妹流落在外，你若愿意，可与她相认。”一口气说完，他松口气。

韶韶眨眨眼，有点糊涂。

她没有要求邓志能重复，她把那短短三句话消化了一下，更正他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？”“不，”邓志能肯定地说，“那个孩子的母亲正是姚香如女士。”“不可能，我怎么会不知道。”“她只比你小一两岁，你不记得。”“母亲会告诉我，我们无所不谈。”“我知道你会抗拒这件事，但是韶韶，这是事实。”“她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？”“韶韶，她就是区奇芳。”韶韶耳畔“嗡”地一声，“啊，所以苏阿姨找上门来。”“是，苏女士特来把这个妹妹归还给你。”韶韶觉得身子飘飘然，椅子像浮在半空。

半晌，她颓然说：“这种滑稽的情节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不可思议。”“你不是一直羡慕人家有要好的姐妹吗？”“可是，我对奇芳一无所知。”“慢慢发展感情呀。”“我觉得被伤害，妈妈为何一字不提？”“也许她有苦衷，因社会风气不开放，上一代的人苦衷特别多。”“可怜的奇芳，我霸占了整个母亲，她没有母爱。”“她生活条件比你高多了。”“明知是个养女而寄人篱下——”“她不知道身世，而且，区永谅是她亲父，相信我，她并无吃苦。”“不不不，邓志能，你不会明白，后母是不一样的，即使明理的苏阿姨，也还是两样。”“但是你没有父亲，两家扯平。”韶韶忽然说：“我需要一杯烈酒。”“我明白。”他替她叫白兰地。

“那么，区燕和是什么人？”“燕和是苏阿姨的女儿，同你没有关系。”“可怜的奇芳。”韶韶不住的那样说。

邓志能握住妻子的手，“可怜的韶韶。”韶韶说：“天啊，今夜我要失眠了，我痛恨失眠，人生过一日少一日，每一日都值得珍惜，故此每一日都得快快活活地过，但从今以后我都不能够再轻松了，惨！”“韶韶，多一个妹妹是好事。”“为何母亲守口如瓶，她不爱燕和吗？”“韶韶，不是燕和，是奇芳。”“啊是，她不爱奇芳吗？”“那并不重要，那已经过去，你愿意与奇芳相认吗？”“可怜的奇芳。”“韶韶，韶韶。”她已醉倒。

可是半夜三点，韶韶醒了，一言不发起床洗脸穿衣。

邓志能拉住她，“干嘛？”韶韶抬起头：“考试，早些到考场。”邓志能掴打她的脸颊，“七老八十，考什么试？”韶韶看到窗外一轮明月，颓然说：“天还没亮，原来还可以睡一觉，记得七点正叫醒我。”“醒来！”邓志能握住她双肩摇晃，“没有考试，听见没有？没有考试。”韶韶呆呆看着他，这时才蓦然想起，她早已成人，且已结婚，有一份繁重的工作，还有一个家庭需

要照顾。

她不出声，坐在床沿。

“可是做噩梦了？”她微笑着，“是个美梦，那时我还不认识你。”小邓靠在床上，手叠手，闭着眼睛，“是梦见老同学霍永锦吗？”韶韶不回答。

他胡扯：“将来介绍老霍给我认识，那么，做梦就不会尴尬了。”韶韶握住丈夫的手，“你去睡，别理我。”谁知小邓生气，“我怎么可以不理你？”韶韶眼睛红红，他倒是从来把她的事当自己的事。

韶韶想起同事汤琼，上了三个月的早班，天天五点钟起来上班，丈夫却依然故我，日日过了午夜才睡，不跟她说晚安，也不说一声早，由她自生自灭，才不会为她略为改变生活方式，暂时性都不可以。

汤琼告诉韶韶，披星戴月出门不要紧，可是那种孤寂感觉，非笔墨可以形容。

邓志能不是那样的丈夫。

当下他说：“讲话呀，发牢骚呀，自己家里，不必拘谨，爱发泄就发泄。”半晌韶韶才问：“苏阿姨为什么不直接把秘密告诉我？”“也许她觉得我比较聪明可爱。”韶韶看着小邓，“我相信是。”“你几时与奇芳相认？”“混熟了再说，”韶韶叹口气，“大家已经成年，光是讲往事，就能说上三天三夜，或者一字不提，过去的事拉倒。”没听到回应，一看，邓志能已经歪在一边垂着头睡着了。

他的确累到极点。

天濛濛亮了。

韶韶想起母亲一早就起来改卷子，六十年代兴起许许多多夜校，母亲曾去教过国文，九点多下课回来，立刻睡觉，天尚未亮就改功课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有外快，什么样的杂工母亲都肯做，赚得一钿是一钿，都是那种极费精神时间的兼职，毫无前途的廉价劳工。

有一阵子，母亲是邻居口中那“推销人寿保险的上海女人”，那时，区永谅与苏舜娟在干些什么？他们一直在小洋房内享福吧，佯称找不到故人！

韶韶吃惊了，掩住嘴，她听出自己语气中的恨意，呵，要即时扑灭，不应有恨，她的童年生活虽然比较困苦，但是她得到的却并不比奇芳或燕和少。

即使可以调换身份，韶韶还不愿意呢！

韶韶最怕生活一片空白。

像奇芳与燕和是那样天真，简直还未自蛋壳中孵出来，是极端受保护小动物，真正吃亏。

况且，区永谅不过是小康，并非大富，这样出身的小姐，最难找到伴侣，不能吃苦，没有收入，一般家庭无福消受，有名望的家族呢，又会觉得不值什么，不上不下，卡在那里，是有点儿尴尬的。

韶韶自觉已经闯出头，每天早上起来，她完全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。

像现在，她得沐浴更衣回到新闻室去。

她任由邓志能多睡一会儿。

到了楼下，才发觉是个大雾天，天地万物都湿漉漉的，不过空气十分新鲜。

韶韶吸了一口气，刚想往小轿车那边走，忽然听见有人叫她。

“韶韶。”她转过头去。

呵，她知道他是谁。

韶韶立刻庆幸她身上穿的是一套名贵套装，皆因下午要到局里去维持秩序，不致失礼。

她用很平淡的语气说：“这么早，区先生。”是，那是区永谅，头发全白了，但是梳理得十分整洁，深色西服，显得端庄大方，怎么看都不似已超过六十岁的人。

他清清喉咙，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韶韶忽然讽刺他，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”区永谅呆住了，缓缓低下头。

她与他家里那两个女儿不一样，区韶韶反应迅速，辞锋尖锐，是个厉害角色，是生活把她训练成这样吧？那边，韶韶心想，十多年来，在社会与各色人等周旋，不是挨批挨斗，就是整人斗人，咄！哪里还有省油的灯。

区永谅在薄雾里看着韶韶。

像，真像。

韶韶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我一直告诉苏阿姨，其实家母与我并不相像。”区永谅忽然想告诉韶韶，小时候，他曾把她抱在怀中。

但是韶韶看看表，“我赶时间上班。”“呵是，我送你一程。”那辆深蓝色的房车驶过来。

韶韶没有拒绝。

她很自然平静地坐在车厢内。

此刻，区永谅又觉得韶韶不过是都会中所有能干的年轻女性之一，十分陌生，他不敢冒犯她。

倒是韶韶问：“区先生做什么生意？”“我做塑胶。”生意就是生意，韶韶感喟，毋须搞航运建筑，即使只是做塑胶或搪瓷，已能生活得很好。

母亲一无本钱，二无魄力，跑断了腿，也苦了一生。

“听说，你是政府里的官？”韶韶一怔，“嗤”一声笑出来，“呵是，豆官。”“舜娟说你嫁得很好。”“我的要求低。”“他是好青年。”“他的要求也不高。”韶韶微笑。

区永谅忽然有所顿悟，“那是婚姻的真谛吧。”“愚见认为那是任何一种人际关系的真谛。”区永谅惊讶，那样有智慧，他知道她只比奇芳与燕和大三两岁，家里那两位真被惯坏了。

他终于说出心里话：“我一直挂念你们母女。”“谢谢区先生。”“分手之后——”“区先生，我到了。”真不巧，刚刚说到要紧关头。

韶韶故意不让他讲下去，她不想听。

母亲已经过世，她逝去的童年也不会回头，多讲无益。

下车时，韶韶说：“区先生下次找我，请先通知我一声，好让我准备。”为人长辈，也不见得随时突击检查的权利，多年来工作上的训练使韶韶认为那是一种不专业不礼貌的表现。

他们一直认为她即是她母亲，错！

母亲被感情及直觉操纵一生，她才不会。

不过，韶韶苦笑，控制了现代女性的是她那份工作。

回到新闻室，上司召她。

“区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韶韶一听，立刻明白了，“屎，你们要调走我。”“这是好事呀，证明你不是新闻室的家具杂物。”韶韶吸一口气，“去何处？”“去区域市政局。”“呵，”韶韶冷笑一声，“刺配边疆。”“你的

视线广阔了——”韶韶给他接上去：“上头好升我。”这句话唬尽天下英雄好汉。

“正是，你是明白人。”“我不去。”“区，这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事，总要有人去。”“今天真不是好日子，坏消息连二接三。”洋上司翻着文件，半晌沉吟道：“两局里倒是有个空位，忙是忙一点，主要是侍候那位女勋爵，但是你可以胜任呀，你外形讨好，人又能干。”韶韶忽然明白了。

她嘴角露出一丝笑，但马上把笑意收敛。

这才是他们要她去的地方，怕她倔强，先拿另一个位子吓一吓她，相比之下，这还算是优差，至少办公地方在市中心。

可是，让上司知道你比他聪明是行不通的，韶韶在脸上摆出犹疑之情。

“区，那是一份好差使，不知多少人想去。”韶韶仍然维持缄默。

“好了，算是通知过你了，过两日这一连串调动自会公布。”韶韶知道这上下恐怕人人都已知道此事，总算是个体面的位子，算了吧，受人二分四！焉得不低头。

她说：“你知我是最不计较的。”一动不如一静，又得重头适应新环境，新同事的脾性习惯，真是十分劳累。

出来办事，主要不过是讲究与人相处，这么些年来韶韶已练得面皮老厚，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，什么程度的轻与重，她都掌握得十分好，只是，实践起来，还是累得肌肉僵硬。

这是她第一次生出倦意。

从前母亲在时，她要照顾她，她不能言倦，好几次，被同事气得简直想动武殴打对方，去到警局在所不计，但一想到母亲、一腔怒火转为悲哀，独自走到街上，找个角落站着流泪，哭完了，才回去，若无其事地坐着继续办公。

现在已毋须这样做了。

现在一则心已刚强，二则也闯出点儿名堂，还有，母亲不在，她爱怎样就怎样。

辞了工专门在家搓麻将也在所不计，虽然韶韶并不懂得打牌。

她比奇芳要多吃许多苦。

奇芳再不如意，也不愁生活，奇芳永远不知肩上背着一家开销之苦。

韶韶那时盼升职是盼得发疯，因为升上去可拿房屋津贴，母亲可以住得舒服点。

她们母女一直租人家一个小单元住，公寓旧了，也不装修，灯饰家具都似怀旧片中道具，房东动辄劝她们搬走，愿意贴补一笔搬迁费。

终于升了，韶韶泪盈于睫，立刻打电话给家里，“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可以搬家了。”这句话至今，已超过八年。

临到真的搬家之际，又不舍得旧家，什么都带着走，小时候玩过的塑胶洋娃娃，一架古董恩德胡得打字机……她把新家里最好的套房让给母亲，“妈，我老不在家，住床位即可。”之后日子较为舒适。

母亲一张嘴何等密实，从来没谈过她的过去，有，亦是不着边际之事。

把那样痛苦的往事埋在心底，真会减寿。

她是母亲生命中唯一的慰藉。

同事过来问：“调了？”“嗯？呵，是，哪里都一样做啦。”“可有升？”“没有啦，哪有那么快，人才又不是出众。”韶韶无法把自己从往事中拉出

来。

在那艰苦岁月里，区永谅的经济情况一直很好，但母亲丝毫没有在他身上得到任何资助，说起来，大概还有人会怪她没把奇芳带在身边吧。

——不是一个好母亲。

韶韶叹口气，到了今天，他们都围拢来看，啧啧称奇，“像，真像，你不知你有多像你母亲。”韶韶忽然感觉到无限辛酸。

她拨电话给邓志能。

邓志能怪紧张，“你从来不在办公时间找我，什么事？”“志能，这世上，我只有你了，你也只得我罢。”“每个家庭都一样啦，”邓志能好不诧异，“旁人怎么会理我们的闲事？我们也不会理会人家。”“我深觉寂寞。”“不怕，找个借口与同事脸红耳赤地大吵一顿好了。”也是好办法。

“我同你相爱已经足够。”“大嘴，谢谢你。”但是挂线后的区韶韶忧郁如故。

她同手下的小朋友说：“西门，去查一查，转换姓字需要何种手续。”“大姐，”那西门大吃一惊，“转职必须同时转换姓字吗？”韶韶笑，“这是本市新例，已经三读通过，你赶快挑一个好看的姓名，像慕容、端木、香……”那小朋友只得说：“大姐，我立刻帮你去查。”韶韶忽然想跟从母姓。

她趁午膳时间与奇芳通了次电话。

奇芳一副隔夜嗓子，一听就知道还没起床。

晔，睡到日上三竿，真厉害。

“韶韶，你的声音真叫人愉快。”她有点哽咽。

“你有心事？”“你怎么晓得？”“听得出来。”“我与燕和大吵了一顿。”“姐妹以和为贵。”“唏，这是我们家事，外人不会了解，你不知道她这个人，自幼父母亲已把她宠成一种罕见怪物，此人利欲薰心，一直嫌我这个姐姐会影响她顺利嫁入豪门。”“怎么会！”韶韶不以为然，“一人作事一人当。”“她嫌我名誉欠佳。”“你做过些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？”“出来，韶韶，我慢慢告诉你。”韶韶说：“下午四时，我开一次小差。”“不见不散，死约。”见了面，奇芳把原委告诉韶韶。

“我结过两次婚，她认为我有辱家声，听说，她未来公婆颇有迷信，怕乃妹像乃姐。”韶韶“嗤”一声笑出来。

“你不以为然？”“幼稚，”韶韶不知不觉肯定已站在奇芳这一边，“这年头谁没结过一两次婚，燕和毋须急于做顺民讨好布家。”“你知道那家人姓布？”“不然我还能在新闻局里办公？”“布家请客，我全部不出席，我不是太懒，我根本已经很少回家，那日，家母叫我赴宴，我还不愿出现呢，幸亏去了，认识了你这样的好友。”韶韶不出声。

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老说，告诉他呀，坦坦白白地和盘托出呀，这有什么好瞒的？可是轮到自己，统统不是那么一回事，韶韶此刻就开不了口。

半晌，她问：“奇芳，你快乐吗？”奇芳抬起头，想了一想，“不，我不快乐，我衣食住行均属上乘，但是我从小不快乐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我一直觉得父母不喜欢我，在我印象中，母亲从来未曾紧紧拥抱过我，我们从来没有互相诉过衷情，可是他们待燕和是截然不同的，相信你看得出来。”韶韶吞一口涎沫，“但是你已是成年人了。”奇芳微笑，“呀，可是我一直有自卑，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能讨好，还能讨好谁呢？”“那是不必要的敏感。”韶

韶韶，为何我们那么投契？”“你真想知道？你准备好了没有？”那奇芳犹疑了，警惕地把双臂抱胸前。

韶韶叹口气，“不不，我并非同性恋者，事情更糟，我是你同母异父的姐姐。”奇芳张大了嘴，凝住表情，一动不动，她五官长得秀丽，静止的时候，面孔更觉完美。

韶韶这才发觉，长得像母亲的，其实是奇芳。

## 5

过了许久，奇芳举杯喝尽面前的冰水，“我不明白。”韶韶进一步黯然解释，“我们的母亲结过两次婚，我姓许，你姓区。”“你明明也姓区。”“我也是上星期才知道的。”“你是我姐姐？”韶韶点点头。

奇芳凝视她，双眼发红，“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相认？”“我说过我也是刚知道。”“谁把这件事一直隐瞒我们？”奇芳声音忽然提高。

周围的茶客已转过头来张望。

“他们三个人。”“哪三个？”“我的母亲以及你的父母。”“他们为什么不肯亲口跟我说？”“口难开。”奇芳忽然掩着脸大笑起来。

韶韶了解这种情况，情绪受到太大的压力，一个人不是哭就是笑。

她按住奇芳的手，“我们出去走走。”韶韶怕其余的客人不了解。

奇芳不反对，韶韶握着她的手，拖她出去，站在商场一个橱窗前。

只听得奇芳喃喃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许多不能解释的细节，此刻完全水落石出，我到今日才恍然大悟，为何我的待遇与燕和完全不同。”韶韶温言劝道：“苏阿姨不是那样的人。”奇芳苦涩地说：“她固然没有陷害我，可是，她也不爱我。”这时，橱窗内的售货员朝她俩微笑，她推门出来，“两位小姐，请进来参观。”韶韶忙说：“改天吧。”奇芳抬起头，“到我家来，我们再谈一会儿。”无助一如孩童。

“当然。”奇芳的家布置新颖雅致，窗户外是维多利亚港。

一看就知道是父亲津贴的。

韶韶黯然，她可没有靠山，她所有的，不过是自己一双手，不精明行吗，不能干行吗？韶韶打开手袋，取出母亲旧照及新照，递给奇芳。

“我的妈妈？”韶韶点点头。

“长得那么美。”奇芳忽然破涕为笑。

韶韶想起邓志能首次见到她，尚称赞曰：伯母真是斯文端庄。

奇芳又说：“原来我像她。”韶韶说：“我也觉得如此。”她轻轻躺在沙发上，吁一口气，情绪太紧张了，她浑身肌肉酸痛。

奇芳站起来，“我要同我爸好好谈谈。”“坐下，现在不是时候。”“我不明白。”“他准备好的时候自然会叫我们。”“为什么要给他时间？”“因为我们是成年人，予人方便，即自己方便。”“他是我父亲。”“父亲也是人，把他逼入穷巷，也不是好事。”奇芳呆半晌，问道：“韶韶你几岁？”“比你大一岁。”“可是你的智慧胜我百倍。”“不敢当。”忽然之间，她俩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两个人都哭了。

这个时候，韶韶的无线电话在她手袋里响起来。

是邓志能找，“你在什么地方？”韶韶讲了地址。

“你的声音嘶哑，看样子你已与奇芳相认，我过三十分钟来接你。”奇芳捧出照相簿。

“这本全是生日照。”韶韶连忙打开来看。

照片这回事，拍的时候顶无聊顶费神，可是日后看起来其味无穷，简直堪称是无价宝。

自照片中韶韶目睹奇芳一年一年长大，每年都坐在漂亮的生日蛋糕面前穿着新衣服拍照。

苏阿姨待她也极好。

奇芳忽然问：“谁陪你长大？”韶韶一怔，“妈妈呀。”奇芳霍一声站起来，“她一直活在世上？”“她去年才过世。”奇芳变色，“这些年来，她明知我流落在外，却不加以理会？这算是什么母亲！”韶韶气了，“你有什么资格这样批评她？你根本不认识她，你跟着生父生活，怎么好算流落！”“你不知道我的童年是怎么过的。”韶韶的声音更大，“你又何尝认识我的童年！”奇芳瞪着韶韶，韶韶瞪着奇芳。

两人都有圆滚滚的大眼睛。

终于，奇芳跌坐在沙发里，“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可是我心知肚明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，我的生命如一张拼图，一千块碎片中就是少了这一块，你一说，我就知道这是真的，我曾多次怀疑母亲对我的冷淡必有原因。”韶韶按着奇芳的肩膀。

奇芳把她的手抓得紧紧。

韶韶说：“告诉我有关你的婚姻。”谁敢这样问一个朋友，三十年深交都不管用。

血浓于水，姐妹就是姐妹，刚相认，她不介意问，她也不介意答。

“很长的故事。”“没有什么故事不能以三句话讲完。”奇芳苦笑，“纯是误会。”“更精湛了，一句话，四个字。”韶韶，“奇芳骇笑，“你一贯口气是这样尖锐讽刺吗？”“失礼，这是我少年功力所聚。”“这倒好，你可以帮我对付燕和。”“对不起，我不会做任何人的打手。”“咄。”“况且，对妹妹，应当忍让。”奇芳指着韶韶大笑起来，“好，好，看你的涵养工夫了，很快你会知道滋味。”这时韶韶的无线电话又响，原来邓志能已在楼下，问可不可以上来。

奇芳说：“有请姐夫。”韶韶看着她，“苏阿姨与燕和同他在一起。”奇芳一怔，冷笑，“你说怪不怪，她们倒要靠姐夫做挡箭牌。”韶韶说：“苏阿姨不过是打手，身不由己，也十分为难，不用同她过不去。”“呵，那谁是主脑？”“令尊。”奇芳摆摆手，“当然，请她们也上来。”韶韶代妹妹把大门打开欢迎客人。

苏阿姨神情黯然，一直无言。

较年轻的燕和却悲愤地抱怨！“妈，布家知道了会怎么想，我已经猜到布太太会这样说，她会瞄我一眼，似笑非笑道：‘唷，燕和，你们家倒是代代盛行结两次婚’，妈，怎么办？”众人没有理会她，但是韶韶忽然怒火冲天，“嘭”一声拍在桌子上，所有的杯碟都几乎跳一跳，她厉声喝道：“怎么办！你搂着布志坚一家去跳海不就行了。”燕和也疾声问：“你是谁，你教训我？”“你侮辱我，我就能教训你。”手比声音还快，燕和已经吃了一记耳

光。

在场所有人包括邓志能在内，都没想到韶韶会出手打人，事实上连韶韶本人都吓得一时缩不回手。

邓志能连忙去拦在妻子与众小姨子当中。

燕和顿时哭叫起来，百忙中她母亲护着她匆匆离去。

邓志能这时才骂：“韶韶，这是干吗，六国大封相？”韶韶颓然坐下，“说，说你错爱了我，我不怪你。”谁知隔了一会儿，邓志能居然悄悄说：“那区燕和也着实太嚣张了一点儿。”奇芳见姐夫护短护到这种地步，不由得笑出声来，转念间，又想到一个人要爱另一个人到很强烈地步，才会有这样的言行，不禁大为感动。

“韶韶，上帝毕竟是公平的，失去了父亲，还你一个邓志能。”这时小邓说：“燕和若去报警，你就吃不消兜着走。”韶韶狰狞地笑，“她才不会，她怕得要死。”奇芳说：“对，她怕布家知道。”邓志能说：“韶韶你也太奸诈了。”奇芳佩服得五体投地，“韶韶，你真是武诸葛。”韶韶啼笑皆非。

小邓又说：“我看你得上门去道歉。”韶韶同意，“是。”奇芳又讶异得合不拢嘴，“什么，一下子又低声下气？”韶韶看着奇芳，“所以你这人失败，你怎么不会转弯，你没听过能屈能伸？”“韶韶，原来你这人如此虚伪。”“好说，不然怎么出来混生活。”奇芳顿悟，“怪不得，怪不得我不讨人喜欢。”“慢慢学，我来教你。”韶韶转过头去，“她们母女来干什么？”“区先生想见你，韶韶。”“他已经见过我。”韶韶不感兴趣。

“他可以提供你父家的线索。”韶韶抬起眼，“那是什么？”“你还有亲人在内地。”韶韶一震。

“苏阿姨特地来请你，没想到会闹得那么不愉快。”“几时？”奇芳问：“你真打算去，你不怕见到燕和？”“怕？”韶韶冷笑一声，“我怕的事极多，这一宗却不包括在内，我怕交不起房租，我怕久不升职，我怕病魔折磨，几时轮得到怕这种人。”奇芳看着她，半晌说：“韶韶，我明白了，你的童年与少年，比我更不好过。”“不好过也已经过去，我反而磨练得比你们强壮百倍，真是不幸中大幸。”小邓在一旁劝道：“训导完毕没有？一天也够了，怕只怕奇芳消化不了。”韶韶发怔，“对不起，我一时兴奋过度，没控制自己。”韶韶向奇芳告辞，答应第二天再见。

奇芳忽然沉着了，她说：“我也得为自己打算。”在路上，邓志能问：“她那样说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不知道，不过，她父亲一定可以满足她。”睡至深夜，韶韶忽然把丈夫推醒。

小邓迷迷糊糊，“嘎，嘎，什么事？”“母亲生前为何一直未有提及我身世？”小邓醒了，揉揉眼，斟杯水喝，才答：“她不想你背上一代的包袱。”“我开始觉得那不止是一个包袱，那是一个十字架。”“嗯，里边大有文章。”“大嘴，看样子你我要主演一出折子戏。”小邓颌首。

那戏目叫“万里寻亲”。

小邓陪着韶韶去区家。

韶韶未有充分心理准备，她料到区氏环境不错，却猜不到他如此富裕。

在本市能够住独立洋房，家产就相当可观了。

可是母亲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，即使已经生下奇芳，仍然坚持分手，何故？这样决绝，却不让韶韶恢复本姓，又是何故？苏阿姨先迎出来。

她总是先身士卒，且永远得不到功绩勋章。

邓志能一个箭步上前，“苏女士，你会原谅韶韶这个粗鲁失礼的人吗？”他递上一盆小小的铃兰，香气扑鼻。

苏女士叹口气，“我低估了你们这些年轻人。”韶韶本欲怙恶不俊地加一句，我早说过我不像我妈，后来一想，已经打了人，还待恁地，不如噤声。

为什么打人？韶韶想了一夜，也已有合理解释，她是为奇芳出气，无论如何，奇芳是她的妹妹。

韶韶说：“我愿意向燕和道歉。”“道歉？”身后传来一阵尖声，“凡事说声对不起就算数？撵出去，把这厮撵出去，听到没有？这是我的家，打三教九流，叫警察赶他们走！”韶韶知道区燕和不会放过她，站起来拉开门就欲离开区家。

这时，她们听到一声咳嗽，大家都静下来。

区永谅出现了。

他对燕和说：“你不是约好朋友要出去吗？”“这女人不走，我也不走。”可是她父亲生气了，“我叫你走，你就走。”“这是我的家！”区永谅当众斥责女儿：“错，我还在这里，这是我的家！”此言一出，大家都吃了一惊，苏女士立刻变色，她顿时下不了台，过半晌，才苦涩地对燕和说：“去，去同朋友看场戏。”燕和还不识相，偏偏还要说：“妈妈，你一直懦弱无能，你连奇芳都怕，现在又怕这一对陌生人，你总是让人骑在你脖子上！”燕和说罢，愤怒地拉开大门出去，“嘭”一声关上。

燕和这番话道尽苏舜娟无限辛酸。

韶韶难过了，她听了奇芳片面之词，以为妹妹受尽委屈，看样子，这间屋子里的女子全不快乐，没有谁是胜利者，邓志能猜得完全正确。

韶韶看丈夫一眼，只见小邓扬起一角眉毛，似在说：怎么样，我怎么样告诉你？一副事后孔明模样。

这时，区永谅问韶韶：“你打我女儿？”韶韶只得答：“是。”“怎么可以动手打人！”“是，我不对。”韶韶注意到，要到这个时候，苏阿姨的脸才松下来。

“这是谁教你的？”区永谅责备她。

“弱肉强食的社会。”“这么怎么说话！”区永谅并不欣赏，“每一个答案都强词夺理。”韶韶跳起来，“去你的，你凭什么教训我？”她的苏阿姨见势头不对，又来做和事佬，“好了好了，天都快亮了，有什么要紧的话说好了。”区永谅这才吸口气，“韶韶，也许你不记得，你曾叫我爸爸。”“您说得对，”韶韶飞快答，“我完全不记得。”区永谅拿她一点儿办法都没有。

过半晌他说：“听说，你很能干。”“好说，不过养得活自己。”语气倔强。

区永谅叹口气，“你已与奇芳相认？”“是，我可否代她提出一个要求？”“请说。”“请区先生善待她。”“我一直很爱她。”“她自幼失母，请爱她更多。”“你呢，韶韶，你呢？”“我？我会照顾自己，相信你已看出这点。”区永谅叹息一声。

韶韶忍不住问：“区先生你为何叹息频频？阁下寓所似皇宫，玄关大过我我家客厅，尚有什么不足之处？”区永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
他忽然疲倦了，用手擦一擦脸，掏出一只信封，郑重地放在桌子上，“这是你祖母的住址。”他缓缓转身走开，自背影看去，也就像个老年人。

扰攘那么久，韶韶也累了，她喃喃说：“信封里有我身世之谜？”一抬

头，发觉苏阿姨也已经离开，偌大客堂间只剩下她同邓志能。

“咄，这样无礼的主人。”小邓赠她一句：“刚好对付无礼的客人。”说得真好。

“韶韶，走吧。”韶韶自觉不知多幸运，她可以一走了之，奇芳不能，燕和不能，苏阿姨更不能。

在车上，小邓问：“苏女士为何怕区永谅？”“她爱他，他不爱她。”小邓看韶韶：“你为什么不怕我？”“笑话，我干吗要怕你？”“你不是老说你爱我？”“别忘记你也爱我。”“呵，这就扯平了。”“当然，夫妻地位不平等，有什么意思？”韶韶打开那只信封，双手微微颤抖，只是一张便条，上书“上海茂名北路一百号三弄许旭英”。

“什么叫三弄？”“第三条弄堂，即LANE。”“多谢指教。”“谁是许旭英？”“许旭豪的哥哥，或是姐姐，即是你的叔伯，或是姑姑。”“大嘴，陪我走一趟。”“这次我帮不了你，我没有假。”“我可以等到你放假为止。”“小姐，你祖母什么年纪？还能再等？”“那，我叫奇芳陪我。”这同奇芳有什么关系？奇芳姓区不姓许。”韶韶沉默。

“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打败天下无敌手吗？”他揶揄她。

韶韶红了眼，“邓志能，你当心我同你没完没了。”她哭了。

小邓看妻子一眼，如果他是她，他也会哭一场来发泄情绪。

趁着调动之前，韶韶告了两天假，连周末共四天，准备单枪匹马万里寻亲。

到了飞机场，却意外地发现了苏阿姨。

“你来送我？”“我来陪你去上海。”“是邓志能请你这么做？”“你把那小子的法力看得太大了。”“那是为什么？”苏阿姨沉默一会儿，“我也想寻找答案。”“那好，”韶韶吁出一口气，“我们一起去。”苏舜娟默默与韶韶同行到候机室。

半晌，韶韶问：“什么答案？”“我终身失败的答案。”韶韶不以为然，“苏阿姨，你是尽责的妻子、母亲、朋友，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你更好，你的角色不容易演，我想你对自己的要求是太高了。”苏舜娟看着韶韶，“你把我说得再好。”“你太迁就家人，家人难免娇纵。”苏舜娟难得听到这样的体贴的话，不禁泪盈于睫。

韶韶笑，“我们这一代比较想得开，看重自己，不过长年累月挺胸凸肚，也很累就是了。”苏阿姨忍不住笑出来。

在飞机上，她告诉韶韶，“那时候，时势已经变了，有钱人把金条装在木箱里扛着南下，我们三个人，区永谅、姚香如与我乘轮船跑出来，永谅与我一向穷，只有香如，她带着一点私蓄。”韶韶不出声。

“我们在北角租了间公寓，我还记得，那条街叫清风街，我们住楼下，窗户就对着街道，时有小贩经过。”韶韶给她接下去：“客厅中有一台无线电，叫丽的呼声，天天听国语广播新闻。”“妈妈同你说的？”韶韶点点头，“还有福尔摩斯探案广播剧。”“那时，你母亲已经怀着你，可是我们一直没有许旭豪的消息。”一年后，韶韶想，我出生了。

“永谅在那个时候，决定同香如结婚。”韶韶说：“苏阿姨，你应当争取。”苏舜娟答：“我同永谅说，香如并不爱你，可是他疯犬似痛斥我，并怪责我妒忌。”“你听他的，妒忌是人的天性，有什么不对。”“那个时候，人的七情六欲越隐藏越见高贵。”真虚伪。

“我搬了出来，找到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，自给自足，满以为不过是暂来歇足，没想到，一住三十多年。”她低下头。

“我去看过你，小小的一团，可是有极之乌亮的眼睛，很会笑，香如一直流泪，但是看得出永谅把她照顾得很好，我记得香如说，她已无所求。”韶韶忽然转过头，掩着嘴打个呵欠。

真无聊，她自责，对父母的往事细节一点兴趣也无。

“然后，奇芳也出生了，永谅那时在一间塑胶厂做事，已十分得心应手，我的心渐渐平了，安分守己教好功课，预备那样过我的余生。”韶韶微笑，“胡说，那时你才二十多岁。”苏舜娟讲下去：“可是，在一个炎夏的傍晚，区永谅忽然来找我。”苏舜娟记得很清楚，她正在房内改卷子，房东太太同她说：“苏小姐，有人找你。”声音中透露着很大的惊讶。

## 6

她出去一看，只见区永谅坐在客厅，脸色灰败，强自镇定，还有，这还不止，他臂弯抱着一包东西，苏舜娟一看，愣住了，那是一个婴儿，是出生没多久的小奇芳。

她急问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区永谅的声音呆木：“我与香如已经分手，小女儿归我抚养，舜娟，请你帮个忙，我不会带孩子。”苏舜娟马上把这个烫山芋接了下来。

她把孩子交给房东太太暂时照顾，立刻跟着区永谅去找姚香如，希望他俩有机会和解。

可是到了清风街，发觉大门虚掩，一推开门，却见人去楼空。

姚香如与一岁多些的韶韶一去不返。

韶韶说：“我们搬到恩平道，一直住在那里，直到我在政府拿到房屋津贴。”“谁照顾你？”“大部分时间在托儿所，母亲要上班。”“那里怎么样？”“不记得了。”韶韶微笑，记性那么好有什么用。

“你是个勇敢的女孩子。”“我并无特别自怜是真的。”苏舜娟说：“我一直不知他们为何决裂。”他们不是不能相处的。

看得出姚香如下了决心同区永谅过日子，不然，也不会急急生第二个孩子。

可见发生了极大的变故。

到底是什么事？韶韶奇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问区先生？你们已是三十年的夫妻。”“他要说他早就说了。”韶韶摇摇头，没想到上一代那么爱玩猜谜游戏，长久做夫妻，长久不知对方心事。

“我同小邓，好话坏话都说遍。”苏舜娟含笑，“即使是伤害对方的话？”

“我们并无利害冲突，他干吗要伤害我？”苏舜娟叹口气，“看样子你们把每一个细节都搞通了。”“也是迫于无奈。”“时代不一样，人心亦不一样。”过一会儿，韶韶觉得困，眯上眼睛，竟然睡着了。

苏舜娟看见这种情形，一怔，不由得摇摇头，韶韶也不小了，竟一点儿心事也无，说睡就睡，她们像她那个年纪，女儿都十多岁，真正满怀心事。

苏舜娟回想到最后一次去探访姚香如。

孩子尚未满月，香如躺床上，一岁多的韶韶把头靠在妈妈的床角，手指含在嘴里，听大人说话。

苏舜娟说：“永谅对你很好。”“对韶韶如同己出，算是难得的了。”“韶韶也姓区。”姚香如一直微笑，眼睛却看着别处，没接触苏舜娟的目光。

“你们会很幸福的。”可是姚香如忽然问苏舜娟：“你还记得旭豪吗？”“怎么会不记得！”“旭豪他大概是不会回来了吧？”苏舜娟一听，没忍住眼泪，直滚下脸颊。

可是姚香如一直看着远处，仍然微笑，最后她说：“我也觉得他是不会回来了。”苏舜娟没想到不出一个月，姚香如便与区永谅分手，且连初生婴儿也留下，走得无影无踪。

苏舜娟把握了这次机会，终于得偿所愿。

她才是区永谅的合法妻子。

这些年来，她问过自己十万八千次，你快乐吗？她也回答过十万八千次，我不会比独身更不快乐。

区永谅不久离开了塑胶厂，自立门户，设计新品种塑胶模子，生意非常成功。

他们始终没有姚香如的消息。

苏舜娟有种感觉，区永谅并没有刻意去找她，这对于苏舜娟来讲，简直求之不得，她干吗要去找她？她永生永世不再出现更好。

可是时间过去，苏舜娟地位稳固了，孩子们长大成年，她开始怀念姚香如，并且稍觉内疚。

直至一日，苏舜娟看到报上的讣闻。

她把报纸轻轻递到区永谅面前，悄悄说：“要不要同奇芳说一声？”区永谅一怔，接着双手簌簌地抖起来，别转了头，半晌才道：“说什么？你才是奇芳的母亲。”奇芳的确由她一手带大，故意让奇芳长到五岁，完全脱离婴儿阶段，才生下燕和。

但是当苏舜娟抬起头来，吓了一跳，只见区永谅满脸泪水，她失措地指着他：“你哭了！”“我几时哭过？”他匆匆走入书房，锁上门。

苏舜娟到这个时候，才发觉区永谅根本没有爱过第二个人。

区永谅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天不出来。

书房有一扇通向花园的长窗，可是落着帘子，看不清里边的情况。

第二天早上，苏舜娟急了，把奇芳唤来，“你用锁匙开门进去看看。”燕和说：“我来好了。”“不，”她母亲说，“奇芳去。”这里边有很大的分别。

奇芳急急开启窗门，看到父亲躺在长沙发上，面容憔悴，见有人，撑起上身，用手挡着阳光，沙哑地惊呼一声。

他说的是：“你来看我了，你原谅我了。”接着，呜咽起来。

奇芳吃了一惊，趋向前去，“爸爸，是我。”区先生在这个时候又恢复镇静，他清清喉咙，“我一定是喝多了，竟在书房睡了这么长一觉。”但是他的妻子已经听到那两句话了。

原谅，原谅什么，那件事，就是姚香如离开他的原因？区先生的眼睛过了三天才消肿。

然后，区家在报上又读到韶韶的结婚启事。

是苏舜娟先沉不住气。

“我想见一见韶韶。”谁知区永谅说：“我已打听过，韶韶在新闻局做事，很出风头，看情形早已在社会上立脚。”苏舜娟不语，环境造人，信焉。

奇芳与燕和一事无成。

“听说她辞锋与作风都很厉害，你要小心。”“她会不会记得我们？”“你说呢？”“一般孩子都不记得四岁的事。”“是吗，那为什么奇芳小时老是问，那个漂亮的长头发的抱着她亲吻的阿姨是谁，并且，她为何不再来玩。”苏舜娟噤声。

这是她心头的一根刺。

她不能解释为何一个幼婴能够如此贴切地形容出母亲的相貌，也许，血肉相连，婴儿有特殊感应。

她终于见到了韶韶。

韶韶没有令她失望。

她有独立的性格，精明、聪敏，完全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，目光准，料事如神，活脱脱的一个能干时代女性。

相形之下，奇芳与燕和都窝囊不堪。

一个靠父亲生活，从未上过一日班，另一个觉得父家尚不够派头，还要进一步上去高攀夫家，总是等别人来完成她个人的愿望。

如此幼稚，失望难免。

苏舜娟看看身边正在打盹的韶韶，她多希望燕和像这个姐姐。

飞机到了上海，韶韶自然睁开双眼。

“睡醒了？”韶韶点点头，可是无梦。

下了飞机，韶韶发挥了她的能力，她把阿姨的手提行李背在肩上，一手挽着阿姨手臂，一马当先，操着流利普通话，陪着漂亮的笑脸，过五关斩六将，顺顺利利出了飞机场。

接着同计程车司机讲价钱，付美金，头头是道，双臂孔武有力，眼观四方，先扶阿姨上车，再看管行李，手挥目送，到达酒店，找到房间。

苏舜娟有见及此，不禁暗暗说，香如，有女若此，你应当瞑目矣。

“阿姨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找点资料。”“何用休息，我们这就找到茂名北路去。”韶韶搓着双手。

“你犹疑了？”“我有点害怕。”“老太太是你的祖母，何用紧张。”韶韶忽然说：“她也是一部近代史。”苏阿姨一怔，慢慢回味韶韶那句话，苦笑起来。

“你想想，她什么没见过，辛亥革命、军阀内战、打日本鬼、国共之争、还有，三反五反、大鸣大放、文化大革命。”苏阿姨不出声。

韶韶用手揉着双眼。

苏舜娟没料到一个在殖民地受教育，青年时期就被殖民政府吸收的官员会说出这番话来，倒是意外。

“再说，我又没有带电冰箱电视机给他们。”“那些，区永谅早就替他们办妥了。”“呵，你替我多谢区先生。”“应该的。”“明早，明早我们去。”结果，两个人都没熬得住，在黄昏时分，就找到车子，前往茂名北路。

整个故都浸在一层金色的薄雾里，看仔细了，其实是灰尘，新的建设夹杂在旧屋旧路中，宛如破衣上的补丁，极其不自然。

然而韶韶不是观光来的，她来寻找母亲的历史。

敲门，门开了。

“我们找许旭英女士。”“她出去了。”“你是哪一位？”“我是许老太的看护，我姓张。”“我是许老太的孙女，我祖母在吗？我来看她。”对方吃了一惊，门缓缓打开。

那是一幢维修过的旧公寓。

在那层无处不在的灰尘中，韶韶看到一个老人背着大门坐在阳台一张藤椅子上。

这是她祖母。

她生命之源。

韶韶清清喉咙，欲走近她。

可是那幕张妈忽然说：“老太太已经不认得人。”韶韶停住了脚。

张妈进一步解释：“她神智不大清楚。”韶韶猛地退后一步。

“我来的时候，老人已经是这样。”韶韶失去控制，眼泪汨汨而下。

这是她自母亲去世后遭遇的最大打击，身世之谜一层层揭开，终于找到父系嫡亲，祖母却不能相认。

韶韶激动地趋向前去，“祖母，我是许韶韶，我回来看你了。”那老人轻轻转过头来，看着韶韶，一脸茫然。

“祖母，我是你的孙儿。”那老人白发萧萧，每一寸皮肤都打着无数皱摺，一身上下总算干净，她看着韶韶，良久，似想辨认韶韶身份，但是她没成功，她不知这女子是什么人。

韶韶握住祖母的手，用另一只手背去擦眼泪，像个小孩子。

那老人忽然问：“你回来了？”韶韶猛点头，“是，我回来了。”老人随即紧紧抓住韶韶的手，“你回来了，那，我家的旭豪呢，旭豪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韶韶一震，她明白了，老人自儿子失踪后就神智模糊，祖母受了极大的刺激，精神失常。

韶韶鼓起勇气，坦白告诉祖母：“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。”老人怔怔地看着韶韶，“不在了，不会回来了。”“是，”韶韶说，“祖母，我是他的女儿，现在我在这里。”老人喃喃道：“是的，旭豪不回来了，我们没有钱，要付钱哪，要付钱才能一枪打死，否则要受折磨，慢慢流血，扛回家还没咽气，你说，我们哪来的钱？”韶韶本来已经伤透了心，一听这番话，整个人如堕冰窖，她“霍”一声站起来，退后一步，背脊冷不防撞到一张椅子，椅子打翻在地，哗啦一声。

是苏舜娟扶住了她。

韶韶的身子不住地抖。

韶韶以不置信的口吻问：“你说什么，祖母，你说什么？”她如堕入恶梦迷宫。

老人别转了脸，继续看向弄堂。

一个小孩追逐另一个小孩，哗啦哗啦地叫过去。

韶韶缩到角落，不住抚摸手臂，原来她皮肤上统统起了鸡皮疙瘩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听见有人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韶韶呆呆地转过头去，只见一个年龄与苏阿姨相仿的女子站在门口。

张妈连忙上前与她细语。

那女子脸色稍霁，充满讶异，“你说你是谁？”韶韶问：“你又是谁？”“我是许旭英，许旭豪的妹妹。”“那你是我姑姑，我是许旭豪的女儿韶韶。”“旭豪有个女儿？”许旭英说着就哭了。

苏舜娟目睹这一幕，脸色灰败，用手帕捂着眼睛流泪。

“我还带来了父亲的同学苏女士。”“你母亲是谁？”“家母叫姚香如。”“她人呢？”“她在年头已经去世。”许旭英看着侄女儿，“你像足了你父亲，我不用看任何证明文件，我相信你。”韶韶此际已不知自己像谁，拥抱着陌生的姑姑，号啕大哭。

老人听见哭声，抬起头来，“莫哭莫哭，为什么哭？你父亲就要回来了，旭豪，你是男孩子，将来要照顾妈妈同妹妹，怎么老哭？”韶韶一听，只觉人生的磨难无穷无尽，她不知道是否支撑得住。

她抓紧了姑姑的手，泪如雨下，整个背脊被汗湿透，心中奇苦，忽然想到很小很小的时候，被老师冤枉默书作弊罚留堂，既委屈又害怕，看着天色已黑不能回家的情况，正与此刻相同。

这时，幸亏苏阿姨过来说：“韶韶，你且去洗把脸，别激动。”韶韶一想，这是事实，切莫刺激祖母与姑姑才好。

她慢慢把情绪压抑下去。

姑姑给她一杯白菊花茶。

张妈说：“我要喂老人家吃饭了。”韶韶连忙站起，“让我来。”张妈说：“我熟手，她会多吃点。”苏舜娟此际作主说：“韶韶，我们先回去再说，让姑姑吃饭。”韶韶把酒店房间与电话号码留下告辞。

苏阿姨一直轻轻抚摸她的手以示安慰。

韶韶摸着自己濡湿的额角忽然大笑起来，“难怪母亲对我的身世一字不提，她做得对，的确知来无益。”苏阿姨不作声。

韶韶过一会儿又说：“原来她一个人统统承担了去，好苦的母亲。”那夜，韶韶彻夜不能成眠，坐在床角，默默流泪，一闭上眼睛，就似看见一个满身血污的年轻人被扛到家门，身体穿孔，汩汩流着黑色的血，他母亲一见之下，神智就从此昏迷。

韶韶握紧拳头，直至指节发白，那年轻人，正是她的父亲。

她听到得得的声音，半晌，才知道那是她牙齿叩牙齿发出来的异声。

正彷徨间，忽然听见有人敲门，她跳起来，沙哑着声音问：“谁？”“韶韶，我是志能。”邓志能，怎么会是邓志能？韶韶连忙去打开门，看到丈夫，如见到救星，簌簌落泪，“大嘴，大嘴，你来了。”邓志能连忙抱住她，“韶韶，你怎么脸如金纸？”“大嘴，说来话长，你是怎么来的？”“我独坐家中，心血来潮，心惊肉跳，故赶了来。”“谢谢你，大嘴，我需要你，此刻我真的需要你。”“那我老实同你说吧，是苏女士打电话把我召来。”“又是她，苏阿姨真是个好人的。”“她在电话中已与我说过大概，你不必重复了。”他坐在床沿，打个呵欠，宽衣解带。

“大嘴，你睡得着？”“尽是妇孺老弱，单靠我，我能倒下来吗？非得休养生息不可。”这一句话提醒了韶韶，她浑身血脉流通了，渐渐暖和，恢复镇定。

说得对，她若先倒下来，还能照顾祖母与姑姑吗？韶韶连忙去淋浴洗头。

想到母亲苦命，又哭了一会儿。

披着浴衣出来之时，看见邓志能正在沉思。

“想什么？”“我在想，这些年来，不知由谁照顾许家母女的生活。”这倒是真的，还能请看护照应老人，可见必有外快支持。

“听苏阿姨说好像是区永谅。”“必定是他，可是，他为何那么好心？”“他们是要好同学。”“是，也只能那样想。”“大嘴，你想到了什么？”邓志能不出声。

“睡吧。”韶韶和衣躺在他身边，“大嘴，幸亏嫁了你。”真奇怪，不论世人遭遇如何，太阳还是升起来了。

韶韶躺在床上，忽然想起前些时候看过的新闻片，南斯拉夫内战，遍地哀鸿，志愿机构设法弄来一辆旅游车，接载一群孤儿往德国边境，可是还是遇到狙击手，车上挡风玻璃全碎，大人用身子覆盖在儿童身上保护他们。

可是四十多名孤儿中还是有两名中弹死亡。

尸体放在医院手术室里，镜头推向前，用白纸半覆盖着，小小的手小小的脚，面孔平和。

韶韶记得她忽然之间泪如泉涌，啊，已经去了上帝的国度了，统统变成成长翅膀的小天使，永远不必吃苦了。

在世上那样苦，去到天国也是好的。

在这一刹那，韶韶忽然觉得人生在世，其实并无太大意义。

韶韶默默流泪。

邓志能拍拍她的背脊。

韶韶责怪丈夫：“都是你不好，我根本不想知道身世，是你叫我寻根问底，以后，我永远不能安眠。”邓志能叹口气，“有时我觉得殖民政府的愚化教育再正确不过。”真的，知道那么多干什么，一切在辛亥革命终止，加个句号，束之高阁。

邓志能又说：“知道太多，反而无益。”天亮了。

苏阿姨过来敲门。

很明显，她也没睡好。

一坐下她就喃喃自语：“当年我们也知道凶多吉少，故此带着香如头也不回地走到南方。”韶韶追着问：“家父可知道我的存在？”“不，我不认为他知道。”韶韶颓然，无比凄凉。

“不知道岂非更好，否则挂着你，多一桩心事。”苏舜娟深深叹息。

韶韶呆呆看着窗外灰色的天空。

这时候，有人敲门。

韶韶起来开门，门外站着她昨日才相认的姑姑许旭英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韶韶连忙上前握住她双手。

“趁你们未出去，我来托你办一件事。”“请说。”许旭英看了看房中另外两位客人。

韶韶说：“都是自己人。”许旭英仍然不语。

这时，邓志能机智地说：“苏阿姨，来，我们到楼下去喝杯咖啡。”两人走出房间，关上门，过了一会，许旭英才开口：“韶韶，我育有一子。”“呵是。”那是她嫡亲姑表兄弟。

需要些什么呢，韶韶想。

“他在文革中吃了一点儿苦。”韶韶不得不温言安慰，“那是过去的事。”

“成家之后，给家里添了一个孙儿，今年二十一岁。”“那多好，可是需要学费留学？”许旭英不语。

韶韶以为她不好意思开口，真是难得，韶韶听同事说过，有些亲眷开口来，悍强之态，宛如讨债。

隔了很久，她才说：“那孩子，已经在外国了。”“那多好。”“他叫郑健。”“我马上与他联络，请把地址给我。”“这是郑健的照片。”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嘴角有点倔强。

“我听他的同学说，有人在旧金山见过他。”韶韶点点头。

“我希望他还活着。”韶韶不语。

“可是，一点儿音讯都没有，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？”韶韶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假如找得到他，同他说，他父母很挂念他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真奇怪，他们都是这样，半夜出去了，一直没再回来。”许旭英轻轻抱怨。

“我会设法找他。”韶韶，你父亲出事，是有人告密。”韶韶蓦然抬起头来。

“据说，是对他行动了如指掌的一个亲密同学。”韶韶耳畔“嗡”的一声。

“姑姑，我父亲被送回家中那夜，你在不在？”“我在夫家。”“只有我祖母目睹真相？”许旭英点点头。

“可怜的祖母。”韶韶喃喃自语。

“韶韶，我要走了。”“慢着，我们几时再聚一聚？”许旭英忽然笑了，用手轻轻抚摸韶韶鬓角，“我已无心情吃吃喝喝，烦你同区太太说一声，区先生这些年来对照顾我们，我们十分感激。”韶韶不动声色，“他一直寄钱过来？”“是呀，自五三年迄今。”“你们，不觉得突兀？”“一直就靠这笔不大不小的外汇生活，没有工夫去想别的，每个月收到汇款，才能松口气。”“以后由我寄。”“那就更好。”“我送你回去。”“不用了，记得郑健。”“我一定尽力。”许旭英走了以后，韶韶开始收拾行李。

邓志能看见问，“你到哪里去？”“回家。”“不同你祖母多聚几次？”“下次吧，这回大家都没心情。”邓志能端详韶韶的面色，不觉有异，更不放心。

他想一想：“回家也好。”韶韶忽然问：“母亲怎可把那许多往事埋在心中，只字不提？”“伟大。”“也难怪她不让我姓许。”“是，姓许的家属命运甚为悲惨。”“可是，我明明不姓区，何必沾光。”“回去后，我帮你搞手续，你跟母亲姓姚吧。”“听说我的外祖父与舅舅尚在美国。”“不必联络他们了，他们要找你，那还不容易？”韶韶微笑，笑意是迷茫同遥远的，她轻轻说：

“我一直以为家母只不过是个颇能吃苦的女子，谁知背后有那么可怕的故事。”“那个年纪的中国人，讲起故事来，保证你毛骨悚然。”他们回到了家。

韶韶第一件事便是四处联络找郑健。

“华叔，你要帮我找这个年轻人，他离家很久了。”“区小姐，请先坐下来。”韶韶递过郑健的照片，姓名，学校及单位等资料。

华主管端详一番，放下照片，“怎么到现在才来找？”韶韶说：“因为到今日才找到出头的人。”“我会替你寻找他。”“他是我的侄子。”“区小姐，无论是谁，对我们来讲都一样重要。”“谢谢你华叔。”那中年人把韶韶送到门口，客气地握手道别。

她往新岗位报到，自有接待她的旧同事。

坐在写字台面前，韶韶恍如隔世，她似做了时光隧道的旅客，穿梭往返，终于回到自己的年代来。

同事一见她，吃了一惊，“韶，你怎么一夜之间瘦那么多？”韶韶摸摸面孔，“我，瘦？”“你似大病过一场，到底什么事，婚姻不愉快，还是工作

上有困难？说出来，别叫大家担心。”韶韶低下头。

“凡事别放在心里，能诉苦就诉苦。”“我想念家母想得很厉害。”“大家都知道你们母女感情非常好，但是——”韶韶给好心的同事接上去：“生老病死在所难免，宜节哀顺变，好好生活下去是正经事。”同事嘻嘻笑，“你都明白。”随即把文件统统放在她跟前，“这是你的功课，下午三时招待记者，有许多人有许多话要说。”韶韶笑了。

幸亏有这么些工夫要限时限刻赶出来，不然真不知道活着干什么。

## 7

临下班时接到一通电话，“我是《光明日报》见习记者李惠珍。”“是，李小姐，有何贵干？”韶韶照样毕恭毕敬。

“区小姐，我知道你一个月的房屋津贴等于我半年薪水，而若干年后我可能会成为你的虾兵蟹将，但是，我还是大着胆子问一句，到了今天，你们的宣传稿仍然为老英粉饰太平，一句实话不说，到底是何居心？”韶韶笑了，“你根据哪一篇稿件这么说？”“像今天这一篇——”凭经验，韶韶知道这愤怒的青年一讲怕要一个小时，她说：“我让陈小姐同你解释好不好？”“她是你的下属？”“不，她是我同事。”“级数低于你？”“啧啧，没想到你的等级观念那么重。”这时，识趣的陈小姐已接过电话，“喂，光明日报吗？”韶韶忍不住道：“叫老董约束约束他的手下。”“得了，你去吧。”韶韶的确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一离开办公室，她的脸便拉下来，面色铁青，看上去老气横秋，与平日的她大不相同。

韶韶把车子一径驶往区府。

区家有条私家路，路口停着一辆红色小跑车，活该有事，韶韶没算准距离，一下就挤了上去，把小跑车向前推了数公尺。

屋内有人闻声出来，一见是韶韶，立刻尖叫“叫警察！叫警察！”那是燕和。

奇芳也出来了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只是微笑，双手绕在胸前，并不言语。

韶韶咚咚咚走上大门石级，“区永谅在不在？”女主人连忙拦在韶韶面前，“有话慢慢说。”“苏阿姨，此事与你无关，请让开。”“什么事都与我有关系，我同区永谅是三十多年夫妻，这里是我家，有话同我说也一样。”韶韶红着眼，“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叫区永谅出来。”此时奇芳与燕和都已噤声。

韶韶握着拳头，“出来！”区永谅出来了。

他脸色灰败，看着韶韶说：“请进来。”韶韶并没有进去，就在大门口，她指着区永谅，嘶声指控说：“你出卖我父亲，你霸占我母亲，你，你，”韶韶想诅咒他，但是她从来未这样骂过人，不知如何用词，忽然想起电影中含怨的女主角最爱用的一句话，派上了用场，她狠狠地说：“你不得好死！”奇芳听了，讶异得合不拢嘴，拉一拉韶韶颤抖的手，“你在说什么？”“我说什么，区永谅最明白！”韶韶心中的恨意结晶，刹那间聚成一大团，“当夜是你通风报信，导致我父亲被捕枪毙，然后你假装好心，带我母亲南下骗婚，你

的奸计被我母亲识穿，所以她离开了你，她恨你至深，以致无法面对奇芳，她牺牲了奇芳，她——”韶韶快要扑过去了。

这时身后有双强壮的手紧紧扯住她的双臂。

韶韶奋力挣扎。

“韶韶，是我。”是邓志能。

韶韶听不进去，尽全力要挣脱邓志能。

邓志能迫于无奈，在她耳边大喝一声。

韶韶无赖的站住。

她怔怔地看着区永谅，只见他浑身簌簌地发抖，韶韶忽然清醒了，咦，面孔上发凉的是什么？她伸手一摸，是眼泪，这是怎么发生的？剧情与对白怎么会像老式苦情片，韶韶掩住嘴，蹬蹬蹬退后三步。

邓志能紧紧握住韶韶的手。

“走，”邓志能说，“奇芳，我们一起走。”奇芳怪叫：“我才不要走，我根本不明白你们说什么！”韶韶疲倦了，低声说：“奇芳你莫认贼作父。”“他本来就是生父，什么认不认的。”这时，有一把清晰的嗓子在一旁问：“永谅，这孩子说的是真话吗？这是香如离开你的原因吗？”韶韶累得连双眼都睁不开了，“苏阿姨，你一直知道真相，不过那时你太想得到他，理不了那么多，而他，又太想得到姚香如，所以许旭豪被牺牲掉了。”燕和踏进一步，“谁？谁是姚香如，谁是许旭豪，这些人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布家知道了怎么办？”韶韶看着燕和说，“布家知道了，各走各的路。”燕和脸色发白，“不会的，妈，不会的。”苏舜娟问丈夫：“是真的吗？”区永谅脸色反而平和了，“是，是真的。”多年来背着内疚重担，认了罪，忽然卸下了千斤之压，反而舒服。

苏舜娟脸色灰败。

韶韶这时才发觉，噫，原来她不知道真相。

“许旭豪被捕是因为你泄漏秘密？”“是，由我亲口告诉特务，许旭豪是地下党员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我恨恶此人，欲除之而后快。”苏舜娟浑身颤抖，“但亲友同学都以为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”“是吗，你们看错了。”“你恨他，是因为香如的缘故吧？”这时，奇芳“霍”一声站起来，“我听不懂这些对白，也不想继续听下去，对不起，我出去一下。”燕和这次行动与奇芳一致，她俩退出书房。

区永谅语气平淡，似在讲别人的往事：“我一直痛恨许旭豪，我亲近他，完全是因为姚香如的缘故，许旭豪出身富裕，长得英俊高大，资质聪明，平时根本不必做笔记写功课，考试前夕翻一遍课本即能名列前茅，他凭什么得天独厚？我憎恶他这种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的人。”苏舜娟掩着面孔坐下来。

“我是一个穷小子，光是筹两块银洋做大学报名费已经花尽我母亲所有私蓄，她怎么说，‘这两块钱本来是买绒线给你弟妹织件新毛衣过年的’，人与人的际遇，怎么可以相差那么远？”邓志能在这个时候开口：“这也不能表示你可以陷害他人，置他人于死地。”韶韶拂一拂手，“他说得对，人的确分清浊高下，他是一个坏人。”邓志能拉着韶韶的手，“我们走吧。”“不，听他把话讲完。”邓志能说：“没有必要了，我欲作呕。”可是区永谅似住不了嘴，这番话他非说出来不可，他要说给自己听，说出来而后快。

“我举报他，不过是叫他吃一点苦，叫他关起来——”韶韶抬起头，“我们走吧。”“等一等。”是苏舜娟叫住他们。

“我也一起走。”她打开了大门，跟客人一起离开区家。

她吩咐邓志能：“在市区把我放下，我有朋友。”邓志能一言不发，风驰电掣，一路把车驶出郊区。

韶韶说：“找个地方，我想喝一杯。”啊，幸亏有老酒这样宝贝，造福人类。

苏舜娟下车之后，韶韶偕邓志能到酒吧间坐下痛饮。

“我真感激。”“感激谁？”“我母亲，感激她一字不提，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少年及青年期。”“她的确是个好母亲。”“她并不打算复仇。”韶韶颓然。

邓志能安慰说：“她生活得那么好，已经是报了仇。”“我也没有能力替她复仇。”“她并不想你那样做。”“区永谅会不会因内疚发疯，在精神病院过其余生？”邓志能微笑，“机会甚微。”“他晚上睡得着吗？”“所以一直救济你祖母呀。”“现在不用他了，许家不再要他的臭钱。”邓志能按住妻子的手，“真相总算大白了。”“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”“一个人总得知道自己的身世。”“我情愿不知道，在这之前，我是一个快乐的人，此刻我心充满仇恨。”小邓推一推面前的空瓶子，“我们回家吧。”“感谢上帝，我总算有一个家了。”半夜，韶韶起来呕吐。

邓志能服侍她，“我替你告假。”“大嘴，我不想上班。”“休息一两天好了。”“不，我欲辞职，终身放假。”“酒醒后再商量。”“我累了，一直以来没停过，十五岁便出来替顽劣的小学生补习，我累得抬不起头来。”“我支持你，不做就不做。”“大嘴，谢谢你。”邓志能紧紧拥抱妻子。

可是第二天清早，韶韶带着熊猫那样的黑眼圈又上班去了。

身体里有一把声音呼召她，自小自力更生，上班是生命中大事，一切荣耀均自工作而来，除非倒下来，否则她抱着八字真言做人，工在人在，工亡人亡。

邓志能替她办了更改姓字手续。

“你肯定不从夫姓？”“我想都没想过。”“你是个强悍的女子。”“谢谢。”姓区姓了那么多年，要改过来，真不是容易的事，证件上的姓字改过来还算简单，但是同事朋友以致相熟的店员之类仍叫她区小姐或区大姐。

她也不去更正。

她改了姓姚。

“我得纪念家母。”她说。

姚韶韶，活脱脱一个上海女子的姓同名。

改了之后，内心舒服得多。

奇芳找到了她。

“那个故事，是真的吧？”韶韶点点头。

“我总算弄清来龙去脉。”“奇芳，对不起，你也是受害者。”“可是，即使生母没有放弃我，跟着你们，生活必定清苦。”“是，十五岁之前，我只得一双黑皮鞋。”“那么，韶韶，你才是受害人。”“不过母亲爱我。”奇芳抬起头，“我幼时，时常做梦，有一长发的女子轻轻拥吻我，非常亲密，那是她吗？”“不，她一直是短发。”奇芳黯然说：“我必定是弄错了。”“苏阿姨近况如何？”“她？她正与我父亲办离婚。”奇芳显得漠不关心。

韶韶吃了一惊，那么些年了，她忍耐了那么久，终于决定结束这一段关系。

韶韶忽然问：“布家会怎么想？”奇芳笑：“我们不用再关心布家，布

志坚已与燕和分手。”韶韶松口气，“那真好。”“好？你别幸灾乐祸。”“我是真心觉得好，自由比什么都重要，好不容易摆脱苛政，又淘汰了吃人的礼教，何苦再把枷锁往脖子上套。”奇芳不语。

过一会儿她才说：“韶韶，你与我不同，你好比一只彪劲的野生动物，自幼在旷野中觅食，崇尚自由，我同燕和，不过自一个家走到另一个家，抱怨归抱怨，一想到外头风大雨大，吓得打哆嗦。”“胡说，找份工作，练习一下，保证跑得比我快。”奇芳只是苦笑。

“喂，别忘记你是我的妹妹。”“环境造人。”“没出息。”“出息是要吃很大的苦头的。”“但是，”这是经验之谈，“不是熬不过去的。”“我一想到煎熬，就觉得没趣，像你，自幼考奖学金，稍有差错，即时失学，我真做不来，我资质差，又无毅力，不是那块料子。”韶韶感喟，当年姚香如假使没有离开区永谅，她一直在区家长大，也会沾染奇芳的习气吧；为一袭新衣烦恼，为男朋友一句话流泪……她失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“我笑殖民地中国人一听见要回归祖国便惊惶失措。”奇芳懊恼，“你太会讽古喻今了。”韶韶又笑。

“我就要搬家了，地方大得多，父亲把名下一间地位最好的公寓拨到我名下，韶韶，谢谢你。”“谢我？”“你使他内疚，我这个渔翁因此得利。”“他决定分家？”“是，燕和也得到了她那份。”“苏阿姨呢？”“她不会吃亏。”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拆散他的财产？“据说，你也有。”韶韶一时没听明白，“什么我也有？”“他也会分部分财产给你。”韶韶“霍”一声站起来，断然说：“我不要！”奇芳讶异，“你这个人，好比文艺小说中那种富贵不能移的女主角。”“叫他不要骚扰我，否则我对他不客气。”“韶韶，你有毛病。”“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！”奇芳看了韶韶一眼，“韶韶，你将此事戏剧化，当时当地大量搜捕与另一个政党有牵连的大学生，宁可杀错，绝不放过，你父亲那样明目张胆从事活动，根本已经打算为他的信仰牺牲，他迟早会关进去。”“你当然帮你父亲说话。”“是，在我心目中，他却是一个好父亲。”韶韶冷笑一声。

“你瞧你瘦得多厉害，上一代的恩怨像阴魂似地缠上了你。”“难道我们母亲的命运没有使你伤心？”奇芳摇摇头，“她虽然是我生母，我却根本不认识她，她的遭遇，她的不幸，未能打动我，感情上我俩没有联系，韶韶，我比你幸运。”这一次会面，到此为止。

不久，韶韶发觉衣带渐宽，所有裙子都松荡荡，可见她实在是瘦得厉害。

上司召她回总部，“如果你真的那么不快乐，我可以调你回来。”“太迟了，人家会以为你我暧昧。”“你身上有病吗？”那外国人相当关心。

英国人，这种表面工夫是绝对有一手的。

“我可以马上到政府医院去验血。”“我不是怕传染，我只是想你保重身体。”“我丈夫是一名医生，别担心。”那医生在当晚递了一张卡片给她。

韶韶一看，卡片上写着“陈日良心理医生”。

韶韶“唵”一声把卡片扔到一角，“你当我是神经病？”“我是为你好。”“我没有事。”“等你承认有事已经太迟。”“不要再说下去了！”“酗酒者怎么都不肯承认他有问题——”“大嘴，你信不信我毒哑你。”邓志能也生气了，“你那牛劲。”他把自己关进书房里。

韶韶熄了睡房的灯，近日她害怕睡觉，她不是睡不着，她已经累到极

点，几乎一躺下就堕入梦乡，她怕的正是那些恶梦。

迷糊地，她在浓雾中走入一个广场，不辨方向，忽然之间，枪声响了，如炮竹一般连珠价一阵，她听见呻吟声，她流着泪摸向前，一手滑腻，血，腥气，一手的血，韶韶哀号，一声又一声，痛、痛、痛。

“醒醒，醒醒，韶韶，喝口水。”整头整脑都是冷汗。

韶韶病了。

她被送进医院。

经过诊断，是急性阑尾炎。

立即要做手术，韶韶得知，反而得意洋洋，“大嘴，这就是我嫁你的原因。”邓志能本来担心得要死，眼泪都几乎要掉下来，一听到娇妻恢复本色，心中顿时一块大石落地。

手术顺利，韶韶醒来后心中有奇异的平和感觉，她竟不介意就此一眠不起。

忽然之间她有点明白母亲的心情，死后复生，所以她一心一意带大韶韶，已无他念。

那么些年来，她活着，可是也等于没有活着。

“你好吗？”邓志能握住韶韶的手。

韶韶惨淡地笑一笑，“你刀法不错，邓志能。”“看谁来了。”邓志能身后站着苏阿姨。

韶韶欠一欠身，伤口似刀割般痛。

“躺下躺下，”苏阿姨按住她。

韶韶忽然泪如雨下。

邓志能故意说：“这样都挺不住，平时充什么强好汉。”韶韶也趁势落台，“英雄只怕病来磨。”小邓说：“我先出去一会儿。”韶韶说：“苏阿姨，我连累了你——”“绝对不关你事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”“到底因我而起。”“不，是我自己要跟你到上海寻找答案。”“我深觉抱歉，而燕和因此也受到牵连。”“燕和在外头等我，你想见她吗？”韶韶忽然不介意了，“好，我正要向她道歉。”“唉，姐妹间，何必说这种话。”这个时候房门“咿呀”一声打开，燕和进来了。

韶韶眼前一亮，不知怎地，此女已除下身上所有的真假首饰，浑身轻松，一套便装，也不化妆，看上去清丽脱俗。

她把手袋往椅子上一扔，似笑非笑地看着韶韶，“完了，再也不用理布家怎么想了。”韶韶发怔，内疚的心情油然而生。

谁知燕和接着说：“算了，一直担心人家怎么想，嫁过去之后更加夜长梦多，心惊肉跳，大概不是福气。

韶韶忍不住笑了。

燕和撑着腰，“不过他们家真有名望，”叹口气，“若能结婚，当真叫人刮目相看。”韶韶问：“可是，你们相爱吗？”燕和仍然踱步，“信不信由你，他这个人，其实不坏。”“会不会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从来看他入眼。”燕和讶异，“你的目光，同我妈一样。”韶韶与苏阿姨相视而笑。

燕和看着病床上的韶韶，“你欠我一记耳光。”韶韶把脸伸过去。

“现在？不，我要你记着，我会在你最尴尬的时候向你讨还，惩罚你这个人滥用私刑。”燕和的语气仍然十分恼怒。

“要不要利息？”没想到区燕和十分慷慨，“免息，但本钱非讨还不可。”

她一转身出去了。

韶韶同苏阿姨说：“看，她不是长大了吗？”“晚上仍然天天哭。”“会过去的。”“那个男生已经携新欢到处亮相。”“我保证燕和会找到比布志坚更好的对象。”“啊？”“没有人会比那人更差。”苏阿姨忍不住笑出来。

“燕和对他是认真的，一年多来什么都不做，净当他的附属品，患得患失，布家一句话，紧张得不得了……”韶韶冷笑一声。

苏阿姨忽然说：“区永谅对我来说，也如此重要，可是从头到尾，他未重视过我。”“请勿在我跟前提这个人。”“好，韶韶，你多多休息。”我走了。

他们都走了。

韶韶轻轻阖上眼。

母亲在临终之际，有释放的感觉吧，终于可以放下一切苦难回去了。

她轻轻叫：“妈妈。”像是听到母亲的回应：“韶韶，韶韶。”坐在母亲膝上，拿母亲的胸当椅背，母亲的手一下一下不住抚摸着头发，她偶尔会抬起头来，“妈妈。”“韶韶。”韶韶的眼泪如泉涌。

无论什么时候，她醒来，妈妈总比你早醒，她睡了，妈妈还在干活。

妈妈要到她长大成人才敢生病，那一病结果没起来。

韶韶出院那日，邓志能要进手术室，她独自叫车回家。

脚软手软地回到家门，管理员马上走过来，“邓太太，你回来得巧，请把邓医生的车挪一挪，它堵住了华律师的车出不来。”韶韶去一看，果然是，只得回家找到车匙，上车去把邓志能的车子开走。

坐在驾驶位上，一抬头，看见车子前面不远处站着一个人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区永谅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

韶韶虽然大病初愈，也还有力气咬牙切齿地大叫一声：“刽子手！”她一踏油门，车子往前冲了十余尺，眼看要撞上去，区永谅并没有躲开，他站着一动不动，似准备送死。

韶韶在千钧一发之际踩住了刹掣，车子是德国车，性能好，她伸出头去骂：“找死？”车头离区永谅不到一尺。

管理员马上跑过来问：“什么事，邓太太，什么事？”“这人找死！”管理员陪笑问：“这位先生找谁？”“我找邓太太。”管理员不欲理此闲事，退得远远。

区永谅很镇静，“韶韶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“杀父仇人，无话可说。”“韶韶，听我解释。”韶韶生气的说，“你再缠着我，我报一一零。”“韶韶，那不是我。”韶韶大怒，“什么叫不是你？”她进入电梯，按下关门掣，在电梯门合上之前，她听到区永谅在门外大叫：“告密成功的不是我！”韶韶头都晕了，伏在电梯壁上喘息。

进入屋内，倒在沙发上。

伤口痛得她不住呻吟。

只得连忙取出一粒药丸服下。

这个时候，电话铃响。

韶韶希望是邓志能。

“区小姐？我姓华——”“华叔，怎样，有何消息？”“香港无此人。”韶韶的心“咚”一声沉下去。

“会不会在海外？”“只要在海外，一定会有联系，区小姐，生活是很严肃的一件事。”“那么，华叔，照你的揣测，郑健会在何处？”对方沉寂了一

会儿，说：“我会继续替你留意此人。”韶韶道谢，放下电话，捧着伤口，到床上躺下。

她又听到了母亲的咳嗽声。

韶韶欲撑腰起来，“妈妈？”但心头很明白那只是幻觉，只得安心躺着。

没过多久，邓志能匆匆赶回家来，鞋也不脱，一直走到卧室，握住韶韶的手。

韶韶勉强的笑了一笑。

邓志能感喟地说：“辞职算了。”“我刚向唐某李某简某这种庸人证明我能力比他们强，怎么好辞工。”“比庸人强，好算什么？”韶韶不语。

过一刻说：“我的薪水……”曾养活她们母女，故恋恋不舍。

“休养好了再出山。”“那我申请停薪留职好了。”“别烦恼，静心休养。”她又瘦了一个圈，天天食而不知其味，夜夜辗转反侧。

## 8

同事来探访她，吓了一跳。

“阿区，我们都知道邓医生为人，他是没话讲的好丈夫，问题不在他，你们迁入新居有无找勘舆师看过？会不会是邪灵作祟？你看你，忽然之间似憔悴了十年。”韶韶悻悻然，“对，现在看上去同您差不多岁数了。”“韶韶，此刻不是斗嘴的时候，先要找出你心神不宁的原因。”“我倦了。”“每次你都会再度站起来作战。”“我欲退出江湖。”“你要走？没有人会哭，走了以后，就此销声匿迹才好，千万别思复出，在家干吗，孵豆芽？闷死你，人家太太团才不同你玩，旧同事时间又有限。”“依你说，难道做一辈子牛？”“那又不用，四十五吧，四十五岁好退休了。”“可是我今年已经疲不能兴。”“我明日带人来替你看风水。”同事走了，韶韶也就忘记此事。

谁知隔了一日，她真的热心地带着术士上门来。

那位先生一进门便紧皱眉头。

把罗盘摆出来，看了半晌，忽然抬起头，“这间公寓所有窗户方向全不对。”韶韶一听，觉得娱乐性甚强，不由地笑问：“那怎么办，封掉重开？”

“窗户是屋子的眼睛，此刻所有的窗都朝阴，眼睛看到的全是不愉快的事情，屋主心情自然欠佳，且时常有故世的新人入梦，是不是？”韶韶一怔。

“搬家吧，邓太太，此处不适合你。”“搬往何处？”“搬往西方。”呵，韶韶抬起头，“西方何处？”“你们适合移民。”什么，那么远？“西方国家的西岸才适合你住，把一切往事丢在脑后，重头开始。”韶韶见他说得头头是道，又对她目前环境十分了解似的，不禁发呆。

“邓太太，考虑一下。”他站起来要告辞了。

“谢谢你。”同事担心地问：“搬家之前，有什么需要移动的呢？”勘舆师指了指一面镜子，“把它请出去。”韶韶问：“有何帮助？”“恶梦会少些。”可是那面梳妆镜还是母亲的旧物。

这时邓医生自外返来，碰到客人，打过招呼，关上门，才责问韶韶，“知识分子，何用装神弄鬼？”“不是我找来的。”“咄，八婆处处有，你认识特

别多。”韶韶不出声，抚摸着镜框，“大嘴，你持有加国护照吧？”“你早就知道的。”韶韶又不语了。

“怎么样，你想移民？”“你会找得到工作吗？”邓志能但笑不语。

韶韶叹口气，怎么会信起风水先生的话来。

人到了某种绝境，总希望得到指示、庇护，能力有限，便寄望神明。

奇芳隔天来看她。

见韶韶整理上班衣物，便劝道：“人还没有好，别想去卖命了。”“我到现在，才知道那份差使是我全部所有。”“你还有邓大夫。”“奇芳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并不属于我，他只是我的伙伴。”“分得那么清楚。”“先小人后君子，彼此尊重好过互相拥有。”奇芳隔一会儿问：“还梦见妈妈吗？”“有，她将永远入我的梦来。”“风水先生不是叫你把镜子送走吗？”“镜子一走，母亲的魂魄岂非无处可去？不不不，我不怕做梦。”“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她。”“我同她真正的相依为命。”“后来，她也没有认识异性？”“全然没有，一个约会也无。”“我总认为她应该有一头长发。”生命总有火花，人去了，留下回忆，影响深远。

韶韶还是回到办公室里去了。

同事们见她进来，站立鼓掌。

那天下午，她接了一通电话。

是区永谅，“我寄往上海的款子都被打回来了，何故？”韶韶冷冷答：“不用你。”“你出来，我与你谈谈。”“我与你之间，无话可话。”“我想说的，是你父亲之事。”韶韶踌躇。

“我有令尊的生活照片。”“什么地方什么时候？”韶韶想，拿了纪念品就走。

“我来接你，今天下午六时正。”“请准时。”韶韶向邓志能报告行踪，“一小时之后不见我人，立刻通知警方。”“你自己当心，别太动气。”一辆黑色大车直驶到她面前，司机下来替她开门。

区永谅示意她上车。

区永谅不待她开口，就递上一个信封。

里边全是姚香如与许旭豪的照片。

区永谅轻轻说：“都是我拍摄的，要香如的照片，就得把旭豪也摄进去，他俩形影不离，那时那玩艺儿花尽我所有的零用钱，有时三餐不继。”照片是黑白的，小小张，约四五公分丁方，光面，照片大部分是大学风光，许旭豪穿皮夹克，梳西式头，十分英俊。

韶韶把照片收起，“我在前面下车。”“我有话说。”韶韶蓦然回首，似喝狗般喝他：“我要说几遍你才入耳？我不要同你多说！”区永谅别转头去。

过一会儿他说：“不错，我是去告密，我以为那一夜他们在图书馆门口集合。”韶韶铁青着脸盯着区永谅，双目似要喷出火来。

“可是，许旭豪被逮捕之处，却是在兆丰公园。”韶韶吃了一惊。

“有人消息比我更为灵通，有人知道他们更改了聚会地址。”韶韶掩着嘴，她的想法又自不同。

那么多人要同时害许旭豪，要把他除掉而后快，由此可知，那许旭豪做人的态度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，虽说庸人方不招人忌，但使人恨到要将他置于死地，也一定有过失吧？韶韶就不会做那么尽，所有的仇恨，能化解就化解，不能化解，就远远避开，何必正面冲突。

区永谅说：“另外有人出卖了他。”韶韶冷笑一声，“因此，你的罪名就不算得一回事了。”区永谅本来难看的面色变得更加灰白。

韶韶问：“你是几时发现此事的？”“前两天，我访问了一两位旧同学。”“你一定如释重负。”韶韶继续讽刺他。

“可以这么讲。”“我可否问一个问题？”“请说。”“家父，是一个怎样的人？”区永谅苦涩地答：“傲慢、任性、偏激。”韶韶不出声，一开口区永谅势必不肯多说。

“是那优秀的出身把他宠坏了，目无下尘，态度嚣张，敌人不止我一个。”“可是只有你，是披着羊皮的狼，只有你，以他的好友姿态出现。”区永谅别转面孔。

韶韶敲敲前面的玻璃，“司机，停车让我下去。”车子停下来。

韶韶下车。

天在下毛毛雨，她没有伞，淋湿了头，渐渐肩膀也湿了。

她已习惯无处遮雨的生活，彼时年少，已懂得无论什么都靠自己挨过，千万不要把烦恼带回家叫母亲添一层心事。

她独自在雨中踱步，到郊外，才到公用电话亭拨电话给邓志能。

“你在哪里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附近有什么标志？”她抬头，“历山大厦。”“得了，站在那里，不要动，十分钟后我来接你。”韶韶离开电话亭。

历山大厦，原名亚历山大大厦，小学时，母亲叫她乘电车上来，到旧历山大厦她写字楼等，她就纳罕，问母亲：“为什么一幢房子叫亚历山大？”母亲答：“因为它的主人叫亚历山大，或是用来纪念亚历山大这个人，譬如说，你将来盖座大厦，便叫韶韶大厦。”想到这里，韶韶怔怔地落下泪来。

她只是政府里一个豆官，怎么可能拥有自己的商业大厦呢，叫母亲失望了，不过最后那十余年，总算叫母亲过了安稳的日子。

母亲逛新历山大厦时，有衣锦荣归的感觉，最爱到姬仙蒂婀精品店看手表，韶韶偷偷选过两块送给她。

母亲把往事隐藏得真好，完全不露出来，收到女儿的礼物，永远喜孜孜。

这时有一只手伸过来搭在韶韶肩上，那当然是邓志能，他撑着把黑色雨伞，劝道：“熟人看见你独自站在雨中流泪，会以为你中老年失恋，不觉浪漫，但觉折堕。”韶韶气结。

“陪你去喝杯热米酒可好？”韶韶很能喝，未婚之时，常与友人结伴到日本馆子乱吃，服务生在门口看到区小姐，已经吩咐烫米酒，半打半打那样车轮似送上来。

韶韶问：“出卖朋友，应当判刑的吧？”邓志能答：“手段拙劣，有把柄落在人手，当然有牢狱之灾。”“为什么区永谅可以逍遥法外？”“他手段高超。”“他会不会遭到报应？”邓志能反问：“你认为他生活快乐吗？”韶韶抬起头，“不，他念念不忘我妈妈，还有，他始终为出卖我父而患得患失。”“这已是最大报应了。”“这是不够的，我要看他千刀万剐。”韶韶咬牙切齿。

“不，你不是真那么想。”韶韶红着双目说：“你讲得对，我说说而已，我不够残暴。”“不，你恨得不够，伯母没有把恨的种子种在你心中，你我都应当感激她，她存心要忘却旧事，亦不愿你背着那种包袱，她成功了。三个月之前，你还不知道世上有区永谅这个人，怎么恨，都不至于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。”韶韶一直灌酒。

她想起一位作家讲过，酒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

“大嘴，”她说，“万一有了孩子，怎么同他交待外公的下落呢？”“伯母怎么同你说？”“爸爸去世了。”“那我们说，外公去世了。”“他会相信吗？”“他有什么理由怀疑？”“是如何去世的呢？”“孩子不会追究细节，你会不会去查访外公下落？”韶韶维持沉默，过一会儿叹口气，“那么，许旭豪的事迹就永远湮没了。”“中国最多无名英雄。”韶韶点点头，黯然道：“我知道有无名英雄之墓。”“我去打听过，有位长辈当年住在上海虹口区，彼时夜夜听见枪声，知道又是枪决大学生，韶韶，不止许旭豪一人牺牲。”韶韶托着头，“也许，不读大学，什么事都没有。”“正是，只有二十一二三岁的人才会有那样的勇气。”韶韶把面前的酒瓶一推。

邓志能知道是回家的时候了。

睡到半夜，韶韶忽然自床上坐起来。

“我知道了，那人是苏舜娟！”邓志能被爱妻吓得魂不附体，“什么事，你知道了什么事？”“苏舜娟，出卖我父亲的是苏舜娟，我怎么一直没想到，”她抓住邓志能的手臂，“你明白没有？”邓志能呻吟，“老婆，试试天亮后才测试我的智慧。”“是她啊。”犹如暗室中开亮了一盏电灯似的。

区永谅比她先弄明白。

韶韶推邓志能，“你这会子明白了没有？”邓志能不愧是一流丈夫，他已经清醒，并且说：“原来苏舜娟爱的也是许旭豪。”是，这是一个悲剧故事，两个男生都爱姚香如，两个女生都爱许旭豪。

故事到了一半，苏舜娟得不到许旭豪，区永谅得不到姚香如，两人恨得那么厉害，各自设计出卖许旭豪与姚香如。

韶韶一再说：“是苏舜娟。”这个时候，邓志能不由地机伶伶打一个冷战，那苏阿姨恁地功心计！

黑暗里邓志能与妻子四目交投，发觉韶韶与他有同感。

过半晌，邓志能说：“那是一个大时代，人心受到极端苛刻的试验，不可揣测。”“是她。”“是，是她，等到区永谅终于娶得姚香如，她又再上前去破坏好事，把区永谅告密之事泄露给姚香如知道，逼得姚香如离开了区永谅。”韶韶忽然歇斯底里地笑出来，“可是，苏舜娟一直生活在痛苦中。”“你若相信小学课文，便知道有害人终害己这句话。”“可是他人被她害得那么惨。”“是，可是你试想想，许旭豪与姚香如到了本市，两人会白头偕老吗？”“不一定。”“两人又是否一定会活至七老八十？”“也不一定。”他们有一位朋友，一直想念早逝的丈夫，一边再婚，一边无限思念，可是旁观者清，都看得出二人兴致不合，他如果不是罹病，早已与她分手。

“世事难料，睡吧。”“还睡，你这没有心肝的东西，还能睡？”“咄，只要无病无痛，你又在我身边，我就能睡。”韶韶又一次为邓志能的逻辑感动。

真的，一个人生活目的，不外是健康快乐，何用处处与自己作对。

邓志能说得出做得到，转一个身，继续入睡。

韶韶起床。

忽然之间，她有了一种浑身轻松的感觉，到厨房，为自己做了个丰富的早餐。

终于知道仇人是谁，如释重负。

她缓缓进食，开头觉得有点油腻，渐渐习惯，吃完后只觉有力气。

韶韶悲哀地想，会不会是痊愈了呢？这样大的创伤，也能愈合吗？本

领太大了，生存能力太强了，韶韶不由地感慨起来，十分自怜。

她晓得有种比较矜贵的人，一受打击，终身不起，倒在床上呻吟不已，了此残生。

她同她母亲都不是这种人。

韶韶没有落泪。

幸好她身边的好人多过坏人，也根本没有出卖她的人，也许，也许到了下一个换朝代换旗帜的时候，人心大变，卖友求生存，或卖友求荣华的风气又会再一度兴起。

今朝今日，她还是安全的。

韶韶悲伤地站起来，淋浴更衣，准备上班。

回到写字楼，因为早，同事尚未到，她一个人坐下来，先阅报章的头条，听得身后有声响，连忙转过头去，见是顶头上司，马上笑着问：“苏先生，早，找我们有事？”“我忘了带一个文件夹子，你替我打电话回总部叫人送来。”好一个韶韶，不卑不亢，把电话搬到他面前，“苏先生，请便。”她又不是他秘书，怎么会替他拨号码，这次做了，下次说不定还得替他买咖啡。

那苏先生一怔，立刻笑了，到底是个合理的人，自己接通电话，讲完之后，赞道：“准时上班真是美德。”“应该的。”用笑脸把他送走。

笑多了，脸颊有点麻木。

卖笑，所不同的是，有种职业专门卖笑，而他们，除绞脑汁，还得赔笑，算赠品，不收费，真倒媚。

传真机已经达达达达开始操作，一天已经开始。

有人打电话进来，怪声怪气说“我爱你”。

“大嘴，是你吧。”“我警告过你，别再叫我大嘴。”“大嘴，我亦敬爱你。”不过工作时间不宜谈这些。

一轮混战，又到午膳时候，韶韶坐在桌前吃一只苹果，一边看文件消遣。

有人走到她面前停住。

韶韶不经意地说：“没出去吃饭？”那人咳嗽一声。

韶韶抬起头来，“呵，是苏阿姨。”苏舜娟叹口气，轻轻坐下来。

韶韶凝视她，忽然之间，她似一个老年人了，发角已白，嘴角生皱，做坏人有时比做好人还累。

“韶韶，你这么聪明，早已经猜到吧？”韶韶牵牵嘴角，“猜到什么？”

“我才是你要恨的人。”“我不恨任何人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所作所为，只觉得那个时候空气中弥漫着仇恨，而你们也因着恨而付出庞大代价。”苏舜娟怔怔地看住她。

“至于我，我有我的前途需要追求，我才不会生活在历史里。”韶韶停一停。

“不过，我也不会同你们做朋友，奇芳与燕和则是例外，她们对于历史，比我还糊涂，她们是无辜的。”半晌，苏舜娟才说：“你的音容，同姚香宛如一个印子刻出来。”韶韶叹口气。

“香如美貌、聪明，出身富裕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无论在学业——”韶韶截断她，“于是你不得不妒忌了，不，苏阿姨，不要再为自己开脱，我同家母出身截然相反，我一直靠补习及奖学金升学，可是我并无因此自卑，也从

没想过与谁结怨要把仇人剔除，这是人的本性问题，与环境无关，你与区永谅，不幸都是十分歹毒的人，我讨厌你们，看低你们，而且怕你们，我不恨你们。”苏舜娟脸色发白。

韶韶看着她，“你终于如愿以偿，你最后使姚香如家散人亡，可是，你快乐吗？我希望你是。”苏舜娟风度尽失，像一个失手被抓住的小贼，簌簌发抖，再也不是那个得体的智慧的苏阿姨。

“而你，在家母面前演出不够，还想在我跟前继续你的拿手好戏，难怪我母亲有那么远跑到那么远，生生世世不要与你们来往。”韶韶说到此处，还是激动了，站了起来，握紧拳头。

外头同事听见声响，推门进来，“大姐，没事吧？”韶韶清醒过来，“你可以走了，我们要开始工作了。”苏舜娟发了一阵子呆。

她想起那一天，她到区家去见姚香如的情况。

老同学的语气、表情，历历在目。

香如抱着婴儿，分明是想委曲求全，重新做人。

但是魔鬼才不肯放过任何人，魔掌推向苏舜娟，掐着她喉咙，逼着她说：“香如，让我告诉你，那日告密出卖旭豪的人，正是区永谅。”姚香如张大了嘴，苏舜娟觉得真正痛快，好，太好了，大家同归于尽，大家均什么都得不到。

“不信，你去问他，他会承认，到现在，他不怕承认，你拖着两个孩子，跑不了。”姚香如颤声问：“你，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？”苏舜娟道出了心声，“因为我恨你。”“恨我？何故？”“我注定要恨你。”想到这里，苏舜娟额上的汗涔涔而下。

她抬起头，发觉韶韶已经走开，把她一个人扔在那里，过一会儿，她勉强站起来，离开人家的办公厅。

她满以为恨可以解决一切，但是没有，她怕区永谅，她也怕区奇芳，她最怕自己。

## 9

苏舜娟踉踉离去，额上一直流着汗。

门口年轻的接待员好心趋近她，“老太太，需要帮忙吗？天气热，当心中暑。”老太太？啊是，指的是她。

一下子就老了，这时间真是作弄人，不是宛如昨天吗，四个人约好了，去看电影，去喝咖啡，许旭豪如果说声“舜娟你这件玫瑰红绒线衫真好看”，她就高兴一日。年轻的她，比香如矮、胖、黑，仍然不失俏丽，若世上没有姚香如就好了，只有姚香如一人能把她比下去。

是姚香如，到哪里都带着苏舜娟，好叫苏舜娟作陪衬，“舜娟，你到那处去跑一趟”，“舜娟，烦烦你拿这个去同某人说一声”把她当侍婢看待。

衣服，钢笔用烦了，顺手赠于苏舜娟，买票的时候，老是说“舜娟家穷，我来。”那样出口成章地侮辱别人，天真地、理所当然地把同学踩在脚下，众人还昧着良心称赞姚香如大方慷慨可爱。

默默忍耐多时，苏舜娟终于得到报复的机会。

秘密揭露之后，香如的双目露出幼儿惶恐时的迷糊，嘴巴轻轻张开，已经没有痛苦了吧，人将死之前，是没有痛觉的。

苏舜娟不会忘记该刹那。

她踉跄离去。

值得吗？值得的，她忽然又笑了。

韶韶追到门口，“走了没有？”接待员答：“那个老太太？走了。”韶韶松口气。

苏舜娟并非来寻求宽恕，她是那种不住到现场徘徊的凶手，她犯的案子十全十美，她引以为荣，不怕一次又一次面对受害人的亲属。

韶韶打一个冷战。

“大姐，会议要开始了。”“马上来。”韶韶拉一拉衣襟，补一补粉，仰起头，走进会议室。

那一夜，她发觉邓志能在勤奋填写表格。

“大嘴，挑灯夜战呀？”“替你申请入籍。”韶韶一怔，“我有说过要拿外国护照吗？”“我很懂得接受暗示。”韶韶握着啤酒坐下来。

小邓作威作福，“走开，别妨碍我工作。”这时电话铃刚好响了，韶韶出去接听。

一个陌生有礼的声音：“我找区韶韶小姐。”“我正是。”“区小姐，我是一名律师，我姓刘，我代表姚照昌先生。”名字是完全陌生的，但是姓姚，韶韶心一动。

“区小姐，据姚先生说，他是你的舅舅，而姚茂鑫老先生，则是你的外祖父，你们失散多年，如今他前来相认。”韶韶不出声。

“区小姐？”“我在这里。”“姚先生想同你见个面。”韶韶忽然说：“失散多年，早些时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”可是刘律师回答：“我是人证，区小姐，在过去二十多年间，姚家从未停止寻访你们。”“要到今日才找到？”“我们最近才看到姚香如女士的讣闻。”韶韶不响。

这时邓志能出来问：“谁？”“我们曾登报寻访良久，最后断定姚香如女士也许已不在本市居住。”韶韶气馁。

“我能代姚先生订一个约会吗？”“明天一早八时，我在文华咖啡厅等他。”“下午方便吗？他下午比较空。”韶韶恶声恶气的说，“他起不来，那不见面拉倒，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个舅舅，我不稀罕。”刘律师默然。

“对不起，刘律师，这与你无关。”“中间人一向不好做，”刘律师也挺幽默。

“明早见。”邓志能在一旁问：“舅舅找上门来了？”韶韶点点头。

“他是否富有？”韶韶“嗤”一声笑出来。

邓大嘴犹自指手划脚逗妻子笑，“自金山来，想必不差，千万别叫我们亏本。”韶韶拍拍他肩膀，表示感激。

啊，历史一页一页翻出来了。

第二天韶韶黎明即起，刻意打扮得无懈可击，她不能失礼于母亲，把名贵饰物都带在身边。

到了约会地点，一进门，就有人站起来。

是一英俊的中年人，深色西装，斯文有礼，眉目有点抑郁，一看就知道好出身好修养。

一见韶韶便说：“你同我记忆中的小姐姐一模一样。”人都不在了，一个个才来凭吊，姚香如在生时不知多寂寞，一个亲友也无。

韶韶默默坐下。

“她去世之际，没有痛苦吧？”韶韶平静地回答：“孑然一人，当然痛苦。”“你外祖父一直很后悔。”“伤害了你，我也很后悔，对你的伤口有帮助吗？”舅舅讶异，“韶韶，我以为你会高兴见到我。”韶韶微笑，“你同我妈妈长得很像。”“韶韶，你外公想接你到旧金山。”“老人家身体好吗？”“很好。”“思路明白吗？”“头脑清楚。”“那么，他应当知道我有我的天地，我有我的世界，对姚家的财势无动于衷。”“啊！韶韶，你口吻活脱脱似我姐姐。”韶韶仍然含笑。

笑着笑着，她忽然无法维持嘴角往上翘，原来笑需要这样大的力气，始料未及，她的嘴角渐渐下坠，终于变成往下弯，用力过度，嘴唇簌簌地抖。

韶韶轻轻用手掩住了嘴。

舅舅轻轻说：“这些年来，我们非常想念你母亲。”韶韶说：“在她最需要你们的时刻，你们没有支持她，现在还提来作甚。”“偕我往旧金山一行。”“我很忙。”“韶韶，我后悔了，你别叫你自己将来后悔，你外公已经耄耋。”韶韶答：“我并不认识他，何后悔之有，而你，你同家母是同胞手足，你在她危急之际袖手旁观，你才应当后悔。”姚照昌不语，眼神中忧郁的神情越来越甚，他并没有为自己开脱，虽然他姐姐离家出走那年，他才十七岁，有心无力，没有资格站出来为她说话。

韶韶老实不客气地问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讲？”“我想去扫墓。”“不用你。”姚照昌无言，他的外甥女已经把门关紧上锁，看样子外人不用妄想闯进她的天地里去。

韶韶脸上一直有股厌恶的意味。

韶韶一点儿都不想见这个外祖父。

孩子听话，便是好孩子，孩子不听话，则不算他的孩子，本来世上最体贴的人应该是父母，可是韶韶见过比外公更谅解大方的老板。

“我已无话可说。”“韶韶，谢谢你的时间。”韶韶站起来。

姚照昌忽然说：“在我记忆中，小姐姐永远是你这个样子，她没有老，也没有伤心。”韶韶不待他讲完就已经走了。

姚照昌的思维清晰地回到多年前的一个清晨去。

他的小姐姐收拾了简单的衣物，刚想出门，被父亲截住。

“你还想用我的车夫！”姚茂鑫大发雷霆。

姚香如作最后的恳求：“父亲，请接受我的选择。”“妄想！”姚香如不语，转过头，开门而去。

姚照昌记得，那是一个初秋，空气中已有干燥的凉意，以后每逢秋天，一打开门，他就会想起姐姐那朝离家的情形。

那日他刚好要去练打网球，已换上球衣，本想追上去同姐姐说两句话，但是怕父亲生气。

算了，他想，过两天她就会回来的，自母亲去世后姐姐就老耍小性子。

他们快要经香港到美国去了。

父亲看准时势已去，若干土地房产根本无法变卖，他也有不顺心之处，加上女儿又在此际不识相地搞自由恋爱，更为他心上添一根刺。

这个时候去惹父亲生气划不来。

可是姐姐没有回来。

父亲找人到处去找。

他们已经开始收拾行李。

一日下午，姚茂鑫的下属匆匆进来，在他耳边讲了几句话。

姚照昌见到父亲变色，“香如呢？”“据说已逃往香港。”“到香港去找她！”据姚照昌所知，父女二人，在香港是见过面的。

姚父住在浅水湾酒店，姚香如前往见面。

她穿着松身衣服，罩着长大衣，姚父没有发觉她的情况。

她问候父亲，祝他旅途愉快，前程顺利，但是她愿意留在香港。

“旭豪会来找我。”姚香如这样说。

到了美国，姚照昌想与她联络，才发觉姐姐已经迁居。

她一直没有再同娘家接头。

“先生，可要添些咖啡？”姚照昌这才自回忆中抬起头来。

他回到酒店房间，拨电话回家。

“父亲，是我，照昌，是，见到韶韶了，她表示很想念外公，嗯，嗯，的确长得同香如一模一样，很漂亮很神气，几时来？她说要计划一下，她才新婚，丈夫是外科医生，是，很出色，并非不学无术之辈，我后天先回来。”韶韶当然不知道舅舅如此为她美言。

她回到家，放下锁匙，发觉邓志能不在家。

一片静寂，没有一点生气。

韶韶斟一杯茶，坐下来。

忽然听得响亮夸张的嘀嗒声，她诧异地抬起头来，原来声响由一只电钟发出。

韶韶捧着茶杯发呆，在该刹那，她决定生育，添个孩子，互相折磨，日子想必比较容易过。

她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女儿与她也可以同样过日子。

等邓志能回来，她会把这个决定通知他。

韶韶放下茶杯，不知怎么，觉得异常困倦，她没有回到房里去，倒卧在长沙发上，睡着了。

睡梦世界平和宁静，真是好去处，半晌，有一只手轻轻抚摸她的脸。

“妈妈。”韶韶笑了。

母亲唤醒她的时候，总是那样温柔。

母亲年轻而秀丽，坐在沙发一角。

“妈妈，”韶韶说，“你见到爸爸了吧？”母亲宽慰地点点头。

“你不再寂寞不再盼望了。”“我此刻很满足。”“妈妈，从你那处看我处，只见营营役役，纷纷争争，憎恨愤怒，很可笑吧？”“韶韶，妈妈想你去见外公。”“我不去。”“代表妈去一次。”“何故？”“外公快要到我们这里来了。”韶韶说：“啊，那么你们之间的误会终于可以冰释了。”“你先去与他冰释误会。”“我不去，我最怕乘长途飞机。”“韶韶。”母亲握着她的手。

“妈妈，看到你真好。”“去，去见外公。”韶韶还来不及答应，已经听到邓志能唤她：“韶韶，你忘记关浴室水龙头。”他回来了。

这个邓志能，永远如此煞风景。

韶韶掀起衣物起身。

那边边，姚照昌正在酒店房间处理文件，忽闻叩门声。

他以为是刘律师，拉开门，看到的却是韶韶，意外使他惊喜。

韶韶没有进房，她只是说：“四天来回，头等票，我随你返旧金山。”递请假申请表的时候那洋上司大为头痛。

“区，你出任新职之后好像尚未连续办公超过十五天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过去十多年中你却从来没有告过假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这是一种报复吗？”“不，我猜是这间写字楼的风水问题。”“区，假使我不批准你告假，你会怎么做？”韶韶不语。

“你会扔下一个月的薪水不辞而别可是？”“我没有那样说过。”“区——”“事实上我已不姓区，我已正式改姓姚。”上司非常困惑，“这真是风水问题吧？”韶韶不耐烦，“我不打算整天坐在这里。”“我告诉你该怎么办，我会同上头说，你不喜欢这份工作，假照准，可是回来之后，你会到别处上班。”“很公平。”“区，你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为何自暴自弃？”韶韶沉默，半晌，她苦涩地说：“自从家母去世之后，我无法重拾旧山河。”“生老病死，乃天理循环。”“我深明此理，但当你亲身体会，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生我的人已经不在，我非常彷徨。”“区，你需要专业协助。”“我知道，我会去看心理医生。”“区，本处需要你这般人才，振作点。”韶韶问：“你真的那么想？不，世上挤满了人，谁没有谁都一样过，做人就是这点没意思。”她站起来离去。

她总得找个地方泄恨，不幸她把一口恶气出在工作岗位之上。

母亲节、中秋、圣诞、过年……她永远要拼命工作，扔下妈妈一人在家，她从未生过怨言，其他女同事动辄大发娇嗔，闹到总部去，可是区韶韶需要薪水养家，不敢造次。

现在她已深深失望。

母亲的遭遇使她忿忿不平，恨意萌芽，无法抑止。

她随舅舅出发到三藩市。

经过国际时差线，下了飞机，呼吸到异常清新的干燥初秋空气，韶韶迷茫了。

时间像打了回头，她像只有二十多岁，初上大学，初遇霍永锦，初次恋爱，什么苦都不怕，只觉世界美好，那时，母亲尚年轻，身体好，有力气，母女时常双双去看戏逛街。

韶韶想脱口叫声“妈妈你看，三藩市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城市”。

但是此刻的她与彼时的母亲已差不多年纪，她第一次开始觉得自己已是个新中年。

韶韶把薄大衣拉得严密些，因风劲太大。

外公家住在著名的电报山，环境十分优美舒适。

韶韶不住苦涩地想，倘若母亲可以无忧无虑追随外公生活，也许至今还好好活着，每日下午嚷着要找麻将搭子吧？穿制服的女仆引客人进屋。

舅舅匆匆上楼去。

韶韶独自坐在会客室。

她静静地等候，并且在心里说：妈妈，我来了是因为你叫我来。

然后舅舅下来，“韶韶，请跟我来。”韶韶于是宽了衣，放下手袋，跟舅舅上楼。

老人在他的私人书房内，坐在轮椅上，由护士照顾。

书房最显著之处挂着一幅毛笔字，上书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

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签署是“香如，八岁”。

韶韶并无动容，只是木着一张脸。

老人已经很老，脸上布满斑点，身形瘦细，见到韶韶，亦无过分激动之意。

韶韶并没有上前同他握手。

她根本不认识他。

他示意她坐。

半晌，他才问：“有梦见你妈妈吗？”韶韶答：“有，常常有。”老人很惆怅地答：“我从未梦见过香如。”韶韶不予置评。

“你的生活好吗？”韶韶坦言答：“我不富，亦不穷。”“听说你还有一个妹妹。”“是，我已联络到她，她很好，不劳牵挂。”“你母亲可有同你说起我？”“有时，说外公在美国。”“她有无恨我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她有无牵念我？”“也没有。”“她很爱你吧？”“是，她时常说，韶韶，你是我的一切，只有你才重要。”“你觉得压力吗？”“母亲的爱怎么会有压力。”“你听话吗？”“听话并非母亲给我的条件。”“你丈夫是个医生？”“是。”“你们相爱？”“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问到此际，老人似乎疲倦了。

其实韶韶也有许多问题要问。

## 10

像外公，你为何要扫我母亲出门；像外公，你为何任她在外自生自灭；像外公，如此讲条件的父爱算不算是父爱；像外公，你明明可替她承担部分痛苦为何弃而不顾。

不过韶韶没有问出口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个人爱恶可战胜一切，外公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韶韶站起来，“我打扰太久了。”她外公说：“走近一点。”韶韶并没有那样做，她同舅舅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姚照昌无奈地看向老人。

姚茂鑫说：“让她走吧，脾气也同香如一模一样。”姚照昌送韶韶下楼。

他开口：“不要恨他——”韶韶立即打断舅舅，“他对我来说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为何要恨他。”韶韶回到旅馆休息。

睡到半夜，电话响了。

是舅舅的声音，“韶韶，你外公在一小时前停止呼吸。”韶韶一怔。

舅舅叹口气，“韶韶，谢谢你赶来。”韶韶放下电话。

现在，母亲可同外公见面了。

父女见面，说些什么呢？在他们那里，可还有怨怼、愤恨、不平？母亲从来不对韶韶透露任何消息。

她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永远是一个愉快的笑脸。

也许是母亲伪装得好，也许她真的不是不快乐。

在她的中晚年，她成功地避开了一切令她不愉快的因素，独与爱女共处，也可能她是真的已经忘记从前令她伤心的人与事。

韶韶站在酒店的窗前良久。

天濛亮之际，舅舅来了。

他的仪容一丝不乱，一贯有礼。

“你外公有纪念品给你。”“我不要。”舅舅忽然笑了。

韶韶一怔，讪讪地不好意思起来，同舅舅相处这么久，她的姿势口气十足似一个赌气的小学生，不！不要！不稀罕！走！去！

韶韶忽然有点惭愧，关舅舅什么事呢？他只不过是个中间人，拉拢了他们祖孙二人，他有什么好处？于是韶韶改了语气：“我不需要任何纪念品。”舅舅说：“听说你改了姓姚，收下这套首饰，也是很应当的。”姚照昌掏出一只丝绒扁盒。

韶韶打开来，那是套不知何年的首饰，但是宝石不论岁月，依然闪闪生光，韶韶认得是蓝宝石与玫瑰钻。

舅舅说：“这是我母亲结婚时用过的首饰，她在九月出生，所以喜蓝宝石，你的妈妈也是九月生日，本来项链与耳坠都属于她。”韶韶不语。

她也是九月出生。

“当是你母亲送给你的吧。”韶韶忽然说：“我还有个妹妹——”“我想，那会另有安排。”韶韶把盒子握在手中。

“我还有事待办，顺风，韶韶。”“再见。”回程长而苦涩，飞机上座无虚设。

有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不住地在韶韶面前收拾手提行李，把所有东西一件件取出，又逐件放好，过一刻，又觉不妥，再重头来一遍。

韶韶被他烦得闭上眼睛，索性睡了一觉。

口干醒来要水，那人还在收拾那只行李袋。

长途飞机航程永远像个恶梦，在飞机上碰到的人全不像真人，韶韶不想睁开双眼。

下了飞机，涌出通道，过海关，韶韶只想看到亲友的面孔。

“韶韶！”韶韶看到的是奇芳。

奇芳替她拿起手提行李。

“邓志能今夜当值走不开，请你见谅。”韶韶紧紧握住她的手。

“车子在这边。”两姐妹上了车，奇芳才问：“外公怎么样，同母亲长得可像？”韶韶看着窗外，“在天国，除下躯壳，人人一个样子。”“啊。”奇芳无限感慨。

韶韶掏出首饰盒，“这是外公给我们的，你先挑，要耳环还是项链。”盒子一打开，奇芳探头一看，不太感兴趣，“这是整套的，拆开了可惜，我不喜欢蓝宝石，总有点黑沉沉的，你留着吧。”韶韶没奈何地笑。

奇芳说：“我爱祖母绿。”对上一代的感情，奇芳比韶韶更淡漠。

“外公很富有？”“初到美国可能有点钱，生活费用昂贵，他又长寿，后来就不怎么样了。”奇芳自嘲：“你看我，多么庸俗，净讲钱。”韶韶不以为然，“不讲钱，讲什么？”坦荡荡。

“韶韶，你就是这点可爱。”“现在这样可爱的人已经很多了。”“韶韶，你不问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生活吗？”“你以为我是生活专家？非也非也，我这只工蚁在母亲去世后感观也自不一样了，你快乐吗，如不，请努力追求，这是我的忠告。”“我一向比你懂得享受。”“看，”韶韶温和地笑，“应该由我向你请教。”“邓志能说你打算移民。”“我有点累，我想休息。”“我同燕和会来看你。”“谢谢你们。”韶韶像是恢复正常生活了。

这次回来，她被调到一个很奇怪的职位，负责政府印务，专门打电话催印刷厂起货及其他联络。

很明显，她失宠了。

早一年来说，这堪称奇耻大辱，但在今日，她一笑置之。

她个人卑微的事业遭遇算是什么呢，况且，这里亦已非她久留之地。

山高皇帝远，她用午膳的时间不妨略长，五时正大可下班。

时间忽然经用了，薪酬又一文不少，退一步想，看开一点儿，不知多舒服。

有空努力学习烹饪，无甚天分，胜在用功，真是学问哪，煮白鸡蛋不爆壳都不容易，蛋黄要刚熟，没有黑圈。

煮完后逼小邓给吃下去，不一会儿就喂胖了邓志能，大叫吃不消，韶韶却说：“狗瘦主人羞，夫瘦为妻羞。”小邓困惑地答：“我知道这年头男人不好做，但没想到会艰难沦落到这种地步。”韶韶喜欢吃百叶结烤肉，千方百计学做，可是百叶不是泡得太烂，就是太硬，不好吃。

邓志能说：“首先，你要知道百叶是什么东西。”“是黄豆的一种制成品吧？”小邓大吃一惊，“黄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”“同粉皮由绿豆制成一样，还有，肠粉是米糊所制，喂，你懂不懂？”韶韶像是已经放弃了她那伟大的新闻事业。

那样勤力做，不过是为了母亲，如今母亲不在了，还拼什么死命。

在办公室心思缜密，在厨房却粗枝大叶，成绩远不如上班作业。

真是，一个人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是看得见的，姚韶韶已把她一生最好的光阴奉献给写字楼。

说也奇怪，在印务局一做大半年，一天假也未曾告过，尽忠职守。

就在母亲去世一周年那日，上司召她回总部。

“韶韶，听说你改过自新了。”那负责分配同事的洋人开玩笑地说。

韶韶唯唯诺诺。

“调你回京如何？”韶韶笑笑，不语。

“你又可得回一间向海的办公室，我帮你一个忙可好？”韶韶不置可否。

此刻她的小房间没有窗户，全靠房顶一盏冷冷的日光灯。

韶韶的思潮飞出去老远。

她开头上班的时候，只在老板房门口一张写字台工作，暗无天日，连挂外套放手袋的地方都没有，做得近视与脸疱都加剧了。

母亲一直问，“韶韶，韶韶，带我到你工作地点去看看。”她以为亮铮铮的大学生，工作地方也必定闪闪亮。

但是满街满巷都是大学生，哪里去找那么多亮晶晶的办公室。

韶韶一直没敢把母亲往写字楼带，直至她自己拥有一间房间为止。

较年轻的她心花怒放，拿着照相机把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拍照留念。

“韶韶？”韶韶微笑，摊摊手，“能够调回来，当然高兴。”洋人说：“在银行区，你们这些太太又可以逛名店坐文华咖啡店，唉，真羡慕你们。”韶韶没忘记千恩万谢。

算来算去，算资本主义最厉害，把人人教训得一点儿骨气也无，净会向钱看，鞠躬又鞠躬。

韶韶已经不在乎，但是她仍在这个环境内找生活，太过与众不同也是不行的，装也要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来。

她早已学会谋生的全褂子武艺。

晚上，邓志能讶异了，“还调来调去干什么，你不告诉他们，你已经申请移民？”“未成事实，不宜宣布。”“噫，把机会让给别的同事呀。”“我为什么要替别人设想？”“韶韶，我很意外。”韶韶说：“自私自利有何不妥。”邓志能看妻子一眼，“原来你尚未痊愈。”韶韶沮丧地说：“我这一生的欢容到此为止，我将永远不会再笑。”“听听这是什么话。”韶韶假装看报纸，不去理他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韶韶在喝黑咖啡。

才七时十分，电话已经响了。

邓志能大叫：“找区小姐。”“来。”那边传来陌生的声音。

近年来韶韶已习惯与陌生之声打交道。

“你们找到他了！”“是的，有好消息。”“他在哪里？”对方避而不答，“他会在星期三用电话同你联络。”“为什么还要那样神秘？他到底身在何方？”“区小姐，你自己同他说好了。”韶韶叹口气，“谢谢你，也替我谢谢华先生。”“不客气。”星期三？韶韶算一算，还有四天。

她不打算为这个无名电话告假，不过提早一点下班回家等。

一直到凌晨，电话不来，她才焦急生气地上床。

小邓安慰开导她：“也许有什么不方便之处。”星期四天才亮，电话铃忽然响了。

韶韶蓦然惊醒，思维证明，郑健并无食言，他的星期三即东方之珠的星期四，他忘记计算时差，叫韶韶空等了一晚。

韶韶抢过电话。

“区小姐？”一个年轻的声音，呵果然是他。

“我是。”“区小姐，请设法告诉我妈我很好。”“你寄张照片来。”“不必了。”一阵沉默，对方像是知道她想什么，故笑了，“助人为快乐之本。”韶韶刚想再说几句，电话“卡”一声截断。

小邓在一旁松口气，“满意了？”韶韶点点头。

小邓笑笑说：“你们家真堪称革命世家，人人很神秘。”谁知韶韶却没接受他这次幽默，忽然拂袖而起，指着就斥责，“邓志能，你说话小心点，革命还不是为了你这等庸人，不然你现在还拖长辫子穿马蹄袖，为你流了热血抛了头颅你倒在讲风凉话！”讲到最后两句，声嘶力竭，双目通红。

邓志能不语。

新婚至今，他忍辱负重，已忍完再忍，他娶的韶韶不但换了姓，且像换了一个人。

也许她说得对，得知身世之后，她再已做不回自己。

邓志能忽然也疲倦了。

他取过外套，“我是永远支持你的，你几时准备再世为人，几时给我打电话。”他静静出了门。

韶韶这才掩住了嘴。

这些日子来，她亏欠了小邓。

母亲肯定已经永远不会回来，切莫把小邓也赶走才好。

她不能再逗留在母亲已过去的生命里。

韶韶立刻抓起手袋赶出门。

她一拉大门，差点与一个人撞了满怀，定睛一看，那人正是邓志能。

她泪盈于睫，紧紧与邓志能拥抱。

原来他没有走开，他在大门口等她。

在他高贵的性格里，赌气是不存在的一回事。

韶韶在热泪中发誓要善待这个人。

她真正的改过自新。

姚韶韶把悲哀降到心之底部，埋葬它们，欢天喜地做回从前的区韶韶。

她再一次把厨房扔到爪哇国，努力工作，邓志能不用做填鸭，真松了一口气。

韶韶又恢复了本色，在工作岗位中，发挥能力。

一日下班，喉咙都哑了。

小邓惊问：“你干吗？”“来了三个新人，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就差没陪他们上洗手间，连写字都得把着他们的手，直吼，吼得声音都沙了。”

小邓看妻子一眼。

他庆幸她的哀恸时期终于过去。

一日，他约她在咖啡厅等。

他有事，迟到了十分钟，赶到时，韶韶已经在等他，她坐在临窗的位子上，邓志能一眼便看到她，她却不知道。

独坐的她有一张呆木的脸，双目茫然，没有焦点。

邓志能不由地停止脚步，注视妻子。

呵她并没有忘记。

也许这一生她都不会忘记那个创伤，在他面前愿意掩饰，已算尽了很大的努力。

韶韶明显瘦削了的脸眉眼角添了许多细纹，她自嘲老了十年。

十年是没有，三年少不了，哀伤的心老得快。

邓志能感喟，没想到他与她真正要共患难。

他自正门入咖啡室。

韶韶见到他，马上站起来迎接，一脸笑容，判若两人。

邓志能更加心痛，竟这样迁就，何用把他也当外人看待呢？上次不该对她发话，使她警惕，真后悔。

她如常为他叫了喜爱的饮料、食品，絮絮地告诉他公司里的人事变动，还有，今年冬装的式样。

“我不会再穿短裙，少女时代已经穿够，除非穿了加薪，哈哈。”邓志能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，“韶韶，你心中有话，大可对我讲。”“话？什么话？”“你知道，无论什么话。”“大嘴，我怕你嫌我碎嘴。”“大嘴不怕碎嘴。”那是他客气，韶韶想，切莫当真，再要好的爱人同志也是个人，不要试验他，考验与比较都是最残酷的事。

她说：“我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。”“以前我觉得你对生活充满热诚，牢骚特多，现在好似无所谓了。”韶韶顾左右言他：“昨日我才骂了人，指着手下问他‘你妈没教你吗’，火气多大，动辄问候人家娘亲。”“做了上司才会知道，人的资质真的有聪明愚鲁之分。”“可不是。”言语渐渐乏味。

忽然之间韶韶“唷”的一声，“你看谁来了。”是奇芳笑着过来与她们喝茶。

两姐妹一母所生，一人悲恸欲绝，另一人痲子不生一颗，邓志能感慨。

韶韶太会得伤心病了。

平时已是这样一个人，某件公事略有失误，便日夜自我检讨，懊恼得吐血，电视新闻中的中国失学儿童都叫她耿耿于怀，有朋友生病，非要痊愈了才能安心睡觉……邓志能只是替韶韶不值。

他把一口气出在奇芳身上。

他淡淡问：“奇芳可有与母亲的亲戚联络？”奇芳抬起头来，眸子清晰地看着姐夫，脸往下拉，“阿邓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，骂我忘本，还是贪图荣华富贵？”被小姨这样一骂，小邓顿感身心舒畅，原来近日郁郁寡欢，皆因妻子不再斥责讽刺他，真是贱骨头。

邓志能认清自己真面目，咧开嘴笑。

奇芳还要加一句：“你少批判我，我已经浑身不舒服，当心我对你不客气。”邓志能心中大叫厉害。

韶韶说：“奇芳马上会去看我姑妈。”奇芳用手指着小邓的鼻子，“听到没有？这位姑妈可与我一点血亲姻亲的关系都没有，我是纯为着姐姐才去带讯，你没知道我伟大之处呢！”小邓唯唯诺诺，“佩服佩服，民族英雄。”“去你的！”奇芳笑了。

“你下星期动身吧，”韶韶说，“本来我该亲自走一趟，但要是我再告假，上司会把我喂鲨鱼，并且免费招待我敌人来参观。”“呀，”奇芳说，“若不是为着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生活才不会如此争气。”小邓觉得这口气同韶韶完全一套，有乃姐，必有乃妹。

奇芳另外有事，坐一会儿便告辞。

她一走，韶韶便说：“你不该揶揄奇芳。”“你说得对。”“她自幼得不到母爱，不计较母亲把她抛弃，已经十分豁达，难能可贵。”“是是是。”“她与母亲从未相处，感情淡薄，不觉伤感，也分属应该。”“是是是是是。”“你还会不会说第二个字？”“同太座讲话，不必会第二个字。”韶韶没有笑。

她想到十二岁之前，母亲时常带她去看电影，前座票，母女挤在一个位子上。

渐渐高大了，坐不下，母亲便不再入戏院，幸而电视节目日益精彩，是项好娱乐。

等到韶韶自己赚了钱，请母亲看戏，永远买超等票。

这也是一种心理变态。

坐在母亲膝边看戏并不是难堪之事，她搂着她，一边为她解释戏文，十分温馨。

母亲喜欢尤敏。

奇芳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是的，奇芳怎么会伤心呢？故此，也不能责怪奇芳。

韶韶心中存有母亲无限温柔回忆。

她到澳门去，为女儿买 K 金链子，配一只十字架坠子，彼时好似澳门的金子略为便宜，可是那样珍贵的东西，竟在大学时期一次游泳中失去。

要到现在才知心痛。

奇芳会有这样的感觉吗，当然没有，奇芳在另外一个环境中长大，奇芳不知生母音容。

韶韶所谓温馨的记忆可能令奇芳骇笑。

那么窘，那么穷，吓坏人。

“韶韶，你为何出神？”“啊，”韶韶抬起头，“你看到对面桌子上的两位

女士没有？同一件外套，真冤枉，好几万块一件的衣服似制服。”邓志能不出声。

不，这不是她心中所思所想的题目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韶韶已不再对他说老实话了？韶韶跟着说：“奇芳真惨，连外公都不在乎她。”韶韶，我同你说一个故事。”“长不长？太长的我不要听。”“你这人太没味道。”“还有，像孙叔敖司马光那种诲人不倦式故事，我也不要听。”“咄。”“你可以开始讲了。”邓志能诉苦：“要命，我是怎么认识你并且娶你为妻的？”韶韶点点头，“果然不出所料，开始诉苦了，结婚才一年，就忍不住了。”“这是上帝与三个信徒的故事。”“我听过了，”韶韶立刻打断他，“三个信徒在祷告，上帝关注第一个，只拍拍第二个背脊，但是对第三个不理不睬，人们以为他最爱第一个，可是不，第一个信心最软弱，它才特别关心，而奇芳正像第三个信徒，毋须上帝担心，所以没人理她。”小邓白了妻子一眼。

“你看我多聪明，”韶韶说，“我派奇芳去看姑妈，正因为她同姓许的人一点儿关系也无，不招疑心。”邓志能不住摇头。

韶韶摊摊手，“我只是想姑妈早日可得安慰。”邓志能点头，“这才像人话。”韶韶说：“唯一比失去父母更惨的是失去子女。”“还有，失去相爱的配偶。”韶韶伸手过去握住邓志能的手，“所有失落都叫我们伤心。”“我俩好似在合作写一首新诗。”韶韶终于笑了。

奇芳去了三天，回来的时候瘦了黑了，像是受到极大的震荡。

韶韶不解，“你怎么了，许多人经常去内地旅游经商，见怪不怪，你为何不惯？”奇芳用手托着腮，“我们一家从来没有去过，家父已处半退休状态，他没有兴趣劳碌来回奔波，我与燕和也了解那决非旅游胜地。”“见到许旭英没有？”“见到。”“她怎么说？”“她很感激我们，可是，最终还是嗫嚅地问：‘健儿，健儿大概是不会回来了吧’，韶韶，她不相信，她以为我们好心编了故事来骗她。”韶韶心如刀割。

难怪奇芳神情茫然。

奇芳说下去：“我想她除非亲眼看到郑健无恙，否则终身不能释然，韶韶，我所不明白的是，为何有些人的命运重复又重复，一代一代那样传下去。”韶韶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总算知道为何一些人下午三时就开始喝酒。”“你要不要喝？我陪你。”“奇芳，我不可以喝了。”“为什么，阿邓不给你喝？叫他出来，我好好教训他。”“奇芳，你快要做阿姨了。”“什么？”奇芳一时没会意。

韶韶微笑。

“啊，”奇芳明白过来，“啊，太好了，韶韶，预产期在几时，告诉我，我过来照顾你，我来喂清晨三点钟的那一顿奶。”“明年七月。”“真好，天气热，孩子什么衣服都不须穿，光着小手小腿，让我来帮忙。”要到这个时候，韶韶才发觉奇芳比她更喜欢孩子。

可是两次婚姻，都没为她带来子女。

“邓大嘴的嘴巴笑得咧开来了吧？”“他还不知道。”“你第一个告诉我？”奇芳惊喜。

韶韶点点头。

“你真好，韶韶。”出江湖混了那么久，姚韶韶自然懂得收买人心。

“韶韶，你是超级高龄产妇，不如辞掉工作好好在家待产。”奇芳是真心

关怀。

“喂！我哪里有那么老，别乱嚷。”韶韶脸色发青。

“韶韶，姐妹面前不打暗话，你今年倒底贵庚？同前朝的事前朝的人有那么多瓜葛，不会年轻了吧，生理上来说，可谓奇迹，佩服佩服。”韶韶笑了，她们真的开始像亲姐妹了，自己人，说话何必忌讳。

奇芳忽然说：“当初母亲要是把我也带在身边，不知何等光景？”“她没有能力养活两个孩子，把我拉扯大已不简单，况且，你父一定会争取你的抚养权，争不到手，决不罢休，她永无宁日，这事她已经过再三考虑，并无第二个选择。”“那样的抉择，一定是痛苦的。”“母亲一生在痛苦中度过。”

“可是，在少女时代，她是快乐的吧，外公那样疼爱她。”“我想是。”“还有，你与她那么亲，又那么孝顺，事事以母为先，也令她感到满足吧？”“奇芳你把我说得真好。”“世事古难全，母亲生前失去不少，到底也得要回一些。”

“对，奇芳，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。”“是什么？”奇芳诧异。

只见韶韶回房去，半晌出来，手中拿着白色软纸包的小小一件东西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奇芳大奇。

软纸被轻轻拆开，奇芳看到一只小小的洋娃娃，约两掌高，金发、蓝眼，容貌秀丽，穿着一套格子衣裙，赤脚，看得出是韶韶幼时玩具之一。

“可爱吗！”韶韶说：“洋娃娃的年纪不小了，原本的跳舞纱裙及高跟鞋均已失落，这套裙子由我后来配回，我深爱这只玩偶，它伴我度过无数快乐的时光，现在转送给你。”“不，留给你女儿，应当给你的女儿。”“叫你拿着便拿着！”“是母亲买的吧？”奇芳轻轻接过。

“是，那年我十二岁。”母女二人特地乘电车到一间新开的日本百货公司，那日母亲异常阔绰，多花两角钱，乘电车楼上头等，到了玩具部，随手一指，便叫售货员把大大的盒子取下，韶韶记得她心花怒放，爱不释手，头发可以梳，双眼会眨动的洋娃娃！

奇芳犹自喃喃说：“……留给你女儿。”可是韶韶不想孩子承继她任何回忆或往事。

她愿意孩子像邓大嘴，没有个人历史。

问起邓志能的家庭往事，他只会搔搔头皮，“广东中山人，家父少年时便来港谋生，做米业，家境不错，读扫干埔官小，后念皇仁书院，升港大医科，毕业后考入政府做事。”三句话讲完一生，这才是最理想的一生。

“这真是可爱的一只洋娃娃。”“是，后来走遍大江南北，再也没发现比它更美的人形玩偶。”“它有无名字？”“没有，它只是我的洋娃娃，或是那只洋娃娃，因为一见它，母亲便会惊呼：‘那只洋娃娃还在呀’。”“谢谢你，韶韶。”“我一直爱它。”“看得出来。”“它有一只眼睛已经不会开合。”“我注意到。”“好好保存它。”“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礼物之一。”奇芳告辞。

韶韶独自发呆，直至邓志能回来。

邓志能一进门，只见妻子一声不响坐在露台，捧着一杯冷茶，不知想些什么。

他走到她身边说：“出来了。”“谁出来了。”“我申请你入籍的文件出来了。”“噫，时限总是会到。”

“去验过身体，及格后一年内要做移民，准备好了没有？”“阿邓，我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。”小邓把双手插在口袋里，“我早已知道。”“什么？”“要等妻子宣布才恍然大悟的丈夫统统要打三十大板，韶韶，辛苦你了。”“你是

几时知道的？”“当你看完医生回来悄悄哭泣的时候。”韶韶握住邓志能的手，“瞒不过你的法眼。”“真是，似我这般绝顶聪明，玻璃心肝的人，世上并不多了。”“我真幸运。”“那还用讲。”姚韶韶坚持上班至产假开始，说也奇怪，自从怀孕后，她就不再梦见母亲，她吃得下睡得着，胖了许多，常受医生警告：“体重增加太多，并非好现象。”她置之不理，大吃大喝，强悍地站在办公厅里指挥如意。从背后看去，像一座小山，有碍观瞻，可是丈夫与同事不介意，管它呢。”燕和随奇芳来探访她，大吃一惊，这是韶韶？她不认得她了，怜悯之余，有大仇已报的感觉，这女子何止重了三十公斤！真丑真辛苦，活该，谁叫她平日做人那么厉害。

燕和笑了。

韶韶猜也猜到她想些什么，却完全不介意。

叙完旧，韶韶问燕和：“令尊同令堂可好？”“父亲在墨尔本做客，家母在夏威夷度假。”韶韶忽然冷笑，“杀人放火金腰带。”奇芳忙劝说：“何苦把我也骂进内。”燕和跳起来，“好意来看你，却被你侮辱，下次还叫人怎么来。”韶韶低下头，“对不起。”“勇于认错，可是坚决不改！”燕和直骂。

“既然知道她的脾气，也不要怪她。”燕和赌气，“祝你再胖三十公斤，而且永远不瘦回去。”对于现代女性来说，这已是十分歹毒的诅咒。

奇芳先又开话题，“你生产后就要移民，会不会吃苦？”“你放心，家家户户都那样做，飞机上全是幼婴，熬苦是国人本色。”“房子买好了没有，装修呢，婴儿用品可是一件都不能缺，想想都替你辛苦。”“一切是自愿的，心甘情愿，就不觉痛苦。”“不要与我们失去联络。”“我不会，母亲甘于寂寞，我却喜欢热闹。”燕和忍不住问：“你胖了那么多，肯定不是孪生儿？”“我从来没有胖过，自由社会，自由选择。”“再瘦回去的时候，”燕和狞笑，“皮肤会打摺。”奇芳不得不说：“燕和，我们走吧。”也真巧，外公的遗产，也在这个时候发放。

由刘律师通知韶韶，是一笔接近八位数字的财产。

韶韶说：“我们不需要这笔钱，请转捐慈善机关。”“姚小姐，考虑清楚再说，转赠也得由你签名。”可是韶韶心念已决。

邓志能知道后，劝道：“移民后你我均告失业，两老与一小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”“贪慕虚荣。”“房子可以往大些。”“我们不需要更大的房子。”“孩子可进私立学校。”“公立学校足够好。”“可以随时往欧洲旅行。”“附近走走好了，风景一样怡人。”邓志能叹气，“你仍然恨恶他们。”“不，我不认识他们。”“死硬派。”“我猜我是，”韶韶无奈，“我像我母亲。”“我们得收拾行李了。”“我已收拾好衣物入柜。”“我是指移民的箱柜。”“邓大嘴，统统均是身外物，看开点，能不带就不要带，生活越简洁越有益处，欲望减至最低，也就没有烦恼，我们用不到那些钱，即系无用，贪来作甚。”小邓瞪她一眼，“生了孩子，你的想法会改变。”“变的时候我会通知你。”那一夜，翻旧照片簿，看到自己一丁丁大，抱在母亲怀中的照片。

韶韶像是忽然回到儿时，什么都不懂，不识字不上学阶段，只想母亲抱抱，一小杯冰淇淋母女同吃，到浅水湾游泳没有泳衣只穿内裤，由妈妈亲手替她剪发……韶韶热泪盈眶，一边回忆一边微笑，弄不懂时间去了何处，一切宛如昨日之事罢了。

那时母亲有浓厚的黑发，健康身体，灵活双手，总是希望接多一份工作来做，赚多些外快，好让女儿多些享受。

韶韶心如刀割。

忽然之间，痛楚变为真实，她捧着腹部，哟，立刻自回忆世界回到现实来，连忙拨电话给邓志能，通知他来接她前往医院。

百忙中她抬起头看着天空，“妈妈，”她说，“我也要做妈妈了。”

